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五九十年代

何乃健

整理：雅波



王得波(雅波)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14 FEB 2003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3

诸位文友：

一些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或文字，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能亦永无出版或重现的机会。在下略尽棉力，自整理自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以供阁下参考、编书、查阅与闲览之用。别忘了，马华文学需要您的支持、爱护、继承与发扬。

雅波

14.2.2003 敬上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己编制）
2. 《300字极限篇》（己编制）
3. 《浅谈马华文学》（己编制）
- 4.
- 5.
- 6.
- 7.



何乃健

浅 谈 马 华 文 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拓荒者的脚印

战前马华文学简介

马华文学，就必须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此起彼落，不断唤起人民自觉自强的精神。五四运动之前，国家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与改造社会文化的主张，已经相继出现。一九一四年，陈独秀在「新青年」这份杂志里发表了反对儒家学说的论文，鼓励年轻人接受民主的信仰与科学的精神。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因为当时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有协定，以致山东的权利无任收回。消息传回中国之后，北京大学学生与大批其他院校的学生于五月四日发动示威游行，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获得全国各界人士作出广泛与热烈的响应，联合起来罢课、罢工、罢市。五四运动发展的结果，使中国人民深切了解中国旧社会的不民主与思想的落伍。为了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建立新文化，白话文学的创作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开始形成一大潮流，这波涛澎湃巨浪也直接催生了马华文学。

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明确地阐释：「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掀腾起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约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语体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在内容上是一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侵略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当时，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了这一阵波澜壮阔的新思潮的激荡，也就发出了反响，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

杨松年在「战前新马华文学论略」一文中认为：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可说是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开端。之后「幼报」的「幼报俱乐部」和「南洋商报」的「新生活」（后改称为「商榷杂志」）等也在马华文学的萌芽期作出了贡献。（待续·一）



何乃健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第一輯
拓荒者的脚印

戰前馬華文學簡介

方修认为一九一九年至一九

二五年为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时期。在这期间，较纯粹的新文艺刊物还未出现，文坛上出现的是文白混杂，写势粗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副刊，发表的作品格调不高。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里说：「这个时期的小说大都是纠缠於两性关系之间，如暴露旧式买卖婚姻的痛苦，恋爱的不自由等等。其次是表现在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如何被压迫，以及她们种种悲惨的遭遇。此外，偶然也有揭

露社会黑暗面的，如穷人的苦难，被贩卖过番的猪仔的非人生活等等……」。这个时期的作者有苏厚禄、林独步和张叔南等。

一九二五年，「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南风」创刊之后，一连九期皆以一个全部刊登新文学作品的姿态出现。「南风」的编辑拓哥在七月份的创刊号中希望通过这个副刊，为人们解除生活的煎熬，消除战争的痛苦，并在人民中间筑起爱的河堤，为人们带来欢欣与生意。

同一年的十月，另一份文艺副刊「星光」出现，前后出版了84期，对文艺的推动起了积极的作用。「星光」的主编段南奎就曾经这么说：

「我们本着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价值。我们愿改造南洋的社会，我们愿澄清南洋的思想，我们愿刷新南洋的文坛，我们愿驱走黑暗的旧时代快些，我们愿祈祷光明的新时代速临。」

因此，杨松年认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是南洋思想萌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作，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方修认为这个时期从事马华新文学运动的文艺斗士，是马华新文学的奠基者。这个时期重要的作者包括：拓哥、谭云山、邹子孟、段南奎、吴仲青等。原闻在「马华新诗史初稿」中高度肯定这些作者的贡献：「马华诗坛第一批诗人的歌唱，为当时黑暗的现实点燃了新的火光，为当时沉闷的现实发出了清亮的呐喊。他们为马华新诗的发展奠下最初的基石，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待续·二）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鋒

拓荒者的脚印

战前马华文学简介

一九二七年前后，中国文坛展现了革命文学的运动。「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成员们主张：「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他们疾呼「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同时也必须「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生命。」

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在马华文艺界掀起了与之相应的波瀾。根据方修的研究，马华新兴文学运动肇始于一九二七年。李健宗在「马华文学简史」中指出：一九二九年起至三十年代初，文学副刊的出版非常蓬勃。新加坡、吉隆坡和檳城各报的多个文艺副刊都展现百花齐放，琳琅满目的丰姿。谭云山于一九三〇由广州青野书店出版的「海畔」，是马华文坛第一部诗集。南洋色彩的文艺创作在新兴文学运动的涟漪激荡下获得长足进步与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者是曾圣提、吴仲青、陈植青等。

一九二九年秋季开始，欧美国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性的大萧条在新马一带造成锡矿和橡胶价格暴跌，城市失业人数剧增，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诗剧「十字街头」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开始发表於「星洲日报」上。根据赖伯福在「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中的叙述，这个诗剧刻画了新马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失业的矿工、胶工、筑路工人愤怒地控诉矿主与园主对他们的剥削。这些失业人士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示威游行，扬言打倒资本家。这个诗剧触怒了殖民地政府，结果报章编辑被驱逐出境，诗剧作者曹游被迫逃亡不知所踪。由於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文艺活动的压制，作者创作情绪低落，马华文学也因此陷入低潮。(待续·三)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拓荒者的脚印

戰前馬華文學簡介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的低潮时期里出现的作品，大部份是幽默的消闲文章，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虽然受到客观环境的困感与障碍，一些正义凛然的作者如王哥空仍然无限地在小说「大零之死」中通过劳动者不幸的遭遇，反映出世界经济危机给殖民地社会的劳苦大众带来的苦楚。

在这段沉寂的时期里，文艺单行本反而相续出现。王哥空的「面包及其他」，是马华文坛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于一九三四年出版。丘士珍的「害害与娘惹」也于同年出版，成为马华文坛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林参天的「浓烟」于一九三五年出版，成为马华文坛第一部长篇小说。「害害与娘惹」描述一个橡胶商人因为经济危机而破产投落的过程，「浓烟」则暴露马来半岛北方教育界的黑暗。

在理论批评方面，「马来亚文艺」一词于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被应用，而马来亚地方性的书写也开始获得积极提倡与推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对日本展开全面抗战。这股全民团结一致的爱国热潮，唤起了南洋一带的中华儿女支援抗战的激情。空前蓬勃的抗战文学在马华文坛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文修把这段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的抗日卫马时期概括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繁盛期。

文艺界提出「大众化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口号，教七戏剧也全面展开，戏剧组组织纷纷成立，不下40个之多，每个月有几十场演出，采用的形式包括舞台剧、街头剧、方言剧和短剧等。重要的剧本有叶尼的「伤兵医院」与流冰的「十字街头」等。

这个时期的副刊以抗战救民为主调，其中流浪主编的「狮声」与郁达夫主编的「晨星」，是抗战文艺的重镇。这个时期重要的作者包括铁抗、刘恩、李德郎、叶尼、紫焰、莹莹、老蕾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日军击败英军，占领了马来亚。在三年八个月的苦难岁月里，日军全面接管所有报章，并创立昭南日报和南光周刊等，专门宣扬大东亚共荣圈主义。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大部份是奴才文学，抗日文学转入地下活动。这段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的沦陷期内，在马华文学史上表面看来一片空白。(待续·四)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靜听时代的脉动

淺介战前的馬華小說

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一

般上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一篇成功的小说，除了具有紧凑丰富的情节与细致鲜明的人物形像之外，还有具体生动的背景描写。

万修认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小说雏形的作品，是双双于1919年发表在「新国民杂志」国的「洞房的新感想」。这篇文章中没有人物的刻画，没有故事的细致描述，也没有通过事件发生的环境介绍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这篇文章只是通过两个参加婚宴的年轻人的谈话，讨论官婚制度的害处。基于人道立场，善良的青年虽然因为婚姻不自由而痛苦，却拒绝提出离婚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当时南洋社会风气闭塞，如果「男的再娶，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而「万一女的寻了死，那时男的良心上觉得怎么样？」。这篇文章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来反映当年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并且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批判。可惜文章的结构和表现手法比较粗糙。无法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读者从平铺直述的对话中不能窥探小说中人物隐藏的内心世界。

陈雪凤在「战前马华小说的素质与技巧」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般青年要求缔造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因此，那个年代的小说，反映了接受新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封建观念万分不合理的生活遭遇。

孟沙在「马华小说沿革纵谈」中，列出了20年代马华小说於草创期的主要题材：

(I) 反映南洋群岛各地劳苦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愿望。

(II) 反映初期职工运动的成长；矿工、胶工与资方的冲突，以及工人与警方的冲突。

(III) 反映城市工人在不景气和失业浪潮冲击下的心态。

(IV) 描绘封建制度下受害者的悲惨遭遇。

(V) 刻画青年男女与封建势力的抗衡和斗争。(待续·五)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第二篇

静听时代的脉动

浅介战前的马华小说

方修认为林独步的小说在萌芽期

里成就最高。林独步发表了四篇连续性的短篇创作，即「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和「同窗会」。从林独步的作品中，读者能够隐约窥见五四初期南洋侨生的读书生活与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意识。方修很欣赏林独步对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作出细致的描绘，并认为这种突出的表现，当年的作者很少能够企及。

从1927至1933年这段时期，由于大量的作者和作品涌现，马华文学进入了第一个蓬勃期。与松年在「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论略中」指出：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题材范围广泛，特别是小说，较之前期有着很大的突破。作者们或着笔于下层人物如妓女、黑社会人物等的描写，如吴仲育的「乌九哥的梦」、「梯形」，张金燕的「阿凤的蛋史」；或反映渣滓以及贫苦人物的悲惨遭遇，如曾华丁的「五兄弟墓」；或暴露教育界的黑暗，如曾圣提的「不吉的窗」；或宣扬革命与社会改造，如早前的「旧恨」；或描写男女私情，如戴微的「孔姐」。

提倡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的曾圣提，在这段时期里撰写了不少富有南洋色彩的小说。曾圣提在反映南洋的社会生活时，已有意识地展现南洋的景物特色和独特的社会风貌，吸收新马本土的俚言、俗语，使用品更贴近现实生活。

曾圣提写过一篇优秀的小说「生与罪」，描写一个人力车夫因为谋生工具被汽车撞毁，无法谋生，继而走险时被逐夜的警察逮捕的故事，曾圣提在描绘穷苦人物的困境时，很形象地将人物悲痛彷徨的内心活动呈现出来。

「……他迟疑着，睇目所至，冷灶嘲弄着他。锅子呻吟地被反挂在墙上，凸起孤形的背影，使他联想到狗般的妈渐渐凸起的肚子……。」^①（待续·六）



淺談馬華文學

何乃健

30年代初期，由於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严重冲击，南来作者的小说处处反映新马社会各阶层的困苦生活与精神创伤。曾玉的「生活圈外」，描述一群南来的猪工，因为胶锡生产停顿，商店普遍裁员，无法以劳力换取三餐，只好依靠偷捉鸡鸭为生。这些无业游民最后被捕坐牢，不但因失去自由而感到痛苦，反而因为吃饭问题在牢中获得解决而高兴。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与剪裁方面虽然不够严谨，不过当年社会的困境却从一些细节的叙述中获得反映。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居住于新马的华侨民族情绪高涨，他们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的组织，到处进行募捐和推销公债，招募机器工人回国服务，并且热烈鼓吹抵制日货等活动。根据赖伯疆在「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的报导：在抗日救亡的高潮期，不同的口号，如「南洋战时文学」、「华侨救亡文学」、「华侨救亡反法的大众文学」等纷纷出现。大多数作者认为文学作品应加强有关抗战的内容。

在直接取材于新马救亡动态的作品中，方修对乳梨(金枝芒)的评价很高，并在马华文学作品选(战前)中选录了「八九百个」，这篇小说。由于这篇小说中的故事真实性很高，方修认为这篇作品也可以称为优秀的报告文学。

「八九百个」这篇小说的背景，是日本人经营的一座大矿山。八九百个华工在矿地过着牛马似的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七七抗战爆发后，外间的消息断断续续传了进来。工人们开始了解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他们知悉英国轮船希尔达号的数十名华裔船员因拒绝运载铜盐赴日本而辞职，也知道了日人要这间铁矿赶工增产是为了供应制造军火的原料。当另一间在龙运的日本矿场里的工人，因为不愿协助侵略者产铁而停止工作之后，消息终于传到这间铁矿来。八九百个工人召开大会，议决全体辞职。厂方设法以加薪百分之二十来挽留他们，这群热血沸腾的华工却宁愿饿死，也不愿为敌人服务。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巫印裔工人，全部采取一致行动，从矿地撤离。

第二篇 静听时代的脉动

淺介战前的马华小说

小说中有几段对话，今天重阅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激情。

「好，我们要走了！大家不要忘记，把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

「实行焦土抗战，实行坚壁清野！」

「不使敌人再在这里弄到一点杀我们同胞的铁。」

抗战救亡的整个过程中，有光明的和振奋人心的一面，同时也有黑暗的和伤心沮丧的一面。#（待续·七）

2002年10月9日（農曆壬午年九月初四日）星期三

第二篇

静听时代的脉动

浅介战前的马华小说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五十年代

铁抗

於1937年初出现於马华文坛。他的前期抗战小说，大多以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中篇「试炼时代」。其后，他的创作方向改为直接取材於马来亚的现实环境。方修认为「白蚁」这篇小说最能代表铁抗后期的创作风格。

铁抗将当年到处要弄使俩，蛀蚀救亡力量的反面人物形容为白蚁，这些蛀虫有的到处兜售抗战领袖肖像、徽章，或游击队教鞭一类小册子，几分钱的东西

卖六角钱，欺瞒说一半利润用来筹款；有的藉口要到延安谈抗日大学，以一块钱的假古董向亲友索价四十元；也有市井流氓自称抗日军人流落南洋，要求侨领赞助路费回乡抗日，打算捞取金钱后潜归妇到乡下享福。这篇小说生动地刻划了救亡阵营中投机份子的丑态，值得细读欣赏。

郭惠芬在「中国南来作者对马华新文学的贡献」里强调：抗战救亡成为战前五十年马华新文学的主旋律，其中优秀的作品如铁抗的「试炼时代」和丁倩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成为这时期马华抗战文学的代表作。

陈雪风认为战前马华小说的收获与成就不容低估。这些作品在结构形式和语言表现技巧上或有不足之处，然而不少内容坚实，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仍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待续·八）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第三章

窥探雪泥鸿爪

战前的诗歌与散文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换言之，文学是人类将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净化和升华，然后通过形象思维把真情实感呈现出来的文字艺术。文学的本质是与时代一同呼吸，感人的文学往往隐现时代的脉动。

二十年代在新马生活的知识青年，一方面为故国受到强权的欺压而悲哀，另一方面又为殖民主义的剥削而深感无奈，因此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他们慷慨地将内心的愤懑非常直接地流露出来。冶霖的「怀疑」（发表於1922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以下是诗中的两节：

世间一部分人/ 样样天天住着/ 汽车天天坐着/ 要耍天天弄着/ 麻遍天天提着/ 大炮天天抽着。

唉！失业的人们/ 可怜的人们/ 穷、愁、病、饿、死着/ 真是人类！一在天堂/ 一在地狱/ 人间的不乐为何这样不平均呢？

原编在「马华新诗史初稿」一书中认为：这些马华新诗的先驱者，秉承着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传统，在马华荷属的诗原上摸索，固然作品形式粗糙，但是却掷之有物，他们的探索配合了历史的脚步，使马华新诗扬起更嘹亮的声音。

当年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数都满怀改造社会的豪情。谢云山在1926年度发表於「沙撈越」里的「献诗」，可以说是这群强调为「人生而艺术」的年轻人的誓言。以下是献诗中的第三节：

这是一点星星的火种/ 伊将燃了/ 伊将燃了/ 伊将燃遍全世界/ 使全世界开遍灿烂的火花！

这是一滴涓涓的泉源/ 伊将流了/ 伊将流了/ 伊将流遍全世界/ 使全世界布满涓涓的泉川！

星星不灭，恐将燎原/ 众魔在商量着，商量/ 想把这星星的火种扑灭/ 可是火已燃了/ 光已燃了！#（待续·九）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窺探雪泥鴻爪

淺介戰前的詩歌與散文

這首詩創作的年代，中國正處於軍閥專橫，全國陷於混亂的狀態。孫中山先生於民國13年(1924)改組中國國民黨，對外聯俄，對內容共，希望能夠將力量凝聚，肅清軍閥，完成革命的偉業。孫中山於1925年肝病復發，逝世於北京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逐漸擴大，到了民國十六年北伐，武漢政府已為共產黨所控制。自從俄國於1917年發生大革命，成功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許多知識分子信仰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這些革命的火焰，在殖民地統治之下，雖然光芒微弱，但是在充滿改革社會理想的年輕人心目中，這一點星星之火，終將燃遍這個「變成一塊冰冷的頑「鐵」的世界。」

譚云山在這首詩的最后兩段一再強調：「灿烂的火花，就要開遍了！」和「清冽的泉川，就要布滿了！」他堅信新思想將戰勝旧勢力，為閉塞的南洋社會掃除黑暗，創造光明。

劉恩除了謳歌抗戰救亡之外，也創作了描繪社會現狀的短詩。他在1941年發表於「頻聲」副刊里的「香烟女」，方修認為題材雖然細小，內容卻堅實沉重，令人賞鑒。原句在評介劉恩的作品時，發現他在落筆的時候，似乎力求每首詩作具有一二句頗富形象和巧思的詩句。原句強調锤炼語言，苦銜形象的努力，值得詩歌工作者學習。

新加坡詩人長瀧在「生活的記錄片」這篇詩論中部析劉恩的四首寫實詩，對「香烟女」作了深入的評述。

這首詩的開頭與結尾都是：

香烟女

是沈郁的

長瀧的看法是：第一句末的「女」和第二句末的「的」字，聲音低沉，基調沉郁，構成了這首詩的主旋律。

第二節寫作者深夜路過，向香烟女買一枝「紅磨」香烟，詩的情緒和節奏變得輕快，以取得對比的效果。

第三節的前五行詩句：

一枝燈

一張木凳

一把椅子

這是她的家伙

也是她的伴侶

长笛觉得这些貌似平凡的句子，赋予无生命的灯，木凳和椅子以生命，也暗示了香烟女忧郁寂寞的青春。#（待续·十）

2002年10月12日（農曆壬午年九月初七）星期六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五九十年代

何乃健

窥探雪泥鸿爪

浅谈战前的诗歌与散文

第三节 后五行的诗句：

睫毛下

挂着她的身世
你看那苍白的
危机的瞳仁呵
不是她家的窗子

眼睛是心灵之窗，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窥望到一个人的家庭和身世。「挂」这个诗眼用得巧妙，形象地烘托出香烟女忧郁的眼神中坦露了身世的悲凉。

整体而言，战前的诗歌感情直接流露，平铺直叙，诗句结构松散，缺乏含蓄。不过，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后面，都深藏着可贵的人文精神。这些诗正如砂劳越诗人田恩所言，「歌唱着人类一颗赤诚的良心，以及对黑暗与不合理的现实所流露的不调和愤慨」。（见评论集）「找一条共同的芯」。

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中国散文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的质变，以适应新旧布新的时代需求。马华散文与中国散文的发展步伐一致，积极尝试以现代人的艺术语言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战前马华散文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议论性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方修在「马华文学作品选：（战前）」一书中认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1919至1925年）的抒情散文还不发达，记叙散文也写得不很精彩，但议论性散文却已相当成熟，并且成为新文学作者用以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典型战斗武器。#（待续·十一）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第三卷

窥探雪泥鸿爪

战前的诗歌与散文

马长水又而于1919年刊登在「新国民日报」的文章「辟谈国家之谬论」，严词驳斥封建主义分子以「女子必被淫荡男子所诱惑，故而万不能放任自由」的落后思想。张叔耐力主女子教育应该自由开放，使女子享有独立人格。

张叔耐的论点不时闪现智慧的锋芒。他义正辞严地指出：「世上最可鄙的，便是伪道德」。当封建主义者提出「造出一个自由交点等语，谓是诲淫之作」时，张叔耐坚定地反驳：「请问夫妇之道，究竟是因为什么的？若还说这句清是诲淫，则易经上有男女媾精之说，更是诲淫。」他接着理直气壮地斥责这些伪君子：「你若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可以承认这句为诬秽之词，如你也是父母血肉所长养的，则也不必再将这种伪论来自欺欺人了。」张叔耐在20世纪初的先进开明思想，已远远超越21世纪初在阿富汗以神权治国的塔利班(Taliban)。

温任平在评论早期马华文艺作品时，认为这些散文结构生硬。陈耀的见解是，由于当年正处于白话文兴起不久的时代，在马来亚有带动作用的南来中国作家，只有郁达夫、胡愈之、铁抗等人，而文学造诣高的本土作家可说绝无仅有。

在抒情文中，方肇认为铁抗的文字缜密单纯，擅长写景，并能缘景生情，渗入个人细腻的心理活动。

铁抗在「马来西亚的雨量」这篇散文里，轻描淡写出30年代的马来风光：

「椰丫头装着马来人懒懒的倦态，让铁扎在半睡状态中行举。土耳其式的小洋房，黑棕色的牛车，孤独的灯柱，都在微凉的雨慢中睡着了！」

在另一篇抒情文「寂寞，滴港」里，铁抗以诗意隽永的文字，委婉地倾述日本南侵前一年在邦咯岛离群家居的落寞：

「赤道北九十里地方所有的寂寞都给我带走了，我为什么固执地要离开那热闹的地方呵？」

战前的散文作者如：王君实、叶尼、紫焰、洪丝丝、叶冠翼、金丁、李耀郎、莹姿也写了不少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待续·十二)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掙脫桎梏后的吶喊

淺談戰后初期的馬華文學

美國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之后，日本终于在8月14日宣布停战，并于同年9月2日投降。3天之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统率25万大军，在新加坡浩浩荡荡登陆，重新占领马来亚，建立军政府，解散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6年1月，马来亚联邦成立，将新加坡划为皇家直辖殖民地。1948年6月又颁布了「紧急法令」，以恢复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强调：战后初期(1945至1948年)，马华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密切地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互相配合，积极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

赖伯疆在「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一书中指出：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最敏锐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表达了新、马人民欲摆脱殖民统治的心声。

刘恩于1946年正月在「赤道文阵」中发表诗歌「正义的表现」，叙写1946年初新加坡西里打机场皇家空军抗命罢工，拒绝飞赴爪哇协助镇压印尼人民争取独立战斗的事件。刘恩以形像的手法来刻划当年的豪情：

一片风涛

吹得全宇宙动摇
和平，幸福，自由
奴隶们冈陵般起伏的头
奴隶们森林般苍莽的手
一，二，三
走向战斗

在诗中的另一节，刘恩以坚定的语调，流露出这批反对不义战争的机师，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精神：

天上
有人大声的叱责
停手，不许进攻
凭基督名义

死去的人
受难的人
都是你的弟兄■(待续·十三)

·
·
·
·
·

2002年10月16日 (農曆壬午年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浅谈马华文学

何乃健九十年代

■何乃健

挣脱桎梏后的呐喊

浅谈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

除了刘恩之外，战后初期重新归队的老一代诗人还有以今，西玲，凌佐和桃木等。

至于这时期的新进作者，以铁戈最有名气，丹影和陈君平次之。

铁戈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在「我和诗」这篇自白中的一句话，强烈反映出他对诗的激情：

「诗，是我的生命，正如武器是战士的生命。我是不能有一天离开诗而生活的！」

铁戈於1947年11月出版的「在脚下」，是战后马华诗坛第一部诗集。李锦棠在「马华文学纵谈」一书中指出：铁戈是第一个唱出了爱国主义歌声的诗人。「我们是谁」和「土地是我们的」等诗，充满著一种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的激情。

周黎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的导论里给予铁戈很高的评价。周黎认为：铁戈的创作跟他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他张开口的時候，他绝不是作无病的呻吟，而是引吭高歌。读者可以在铁戈的歌声里，感觉到他的脉搏在跳动，他的热血在奔流。对于铁戈来说，诗歌不是一朵春花、一片秋叶，而是一把刀、一支枪、一件武器。简言之，铁戈的诗，是一把钢「铁」打成的「戈」，是用以战斗的。

周黎强调铁戈的诗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一气呵成，不容分割。不过，从铁戈的一些零章断句，仍然能够看见一个不愿屈服的灵魂在呼唤。以下是「在脚下」中摘录的一节：

这旗
是我的眼睛；
指示我
紧跟着被压榨的人们
前进
这路
是我底生命

没有它
我的步伐踏不响
没有它
我的歌喉唱不亮……

另一位诗人米军，诗作有浓郁的抒情气氛。
(待续·十四)

2002年10月17日 (農曆壬午年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淺談馬華文學

成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戰後初期

掙脫桎梏後的吶喊

淺談戰後初期的馬華文學

戰後初期，最先出現的小說，以描

寫日軍統治新馬三年八個月的凄慘歲月為主。由於淪陷時期日本人控制的報章如新加坡的「暗南日報」，檳城的「彼南日報」等所刊登的作品，無法反映社會的現狀，而抗日組織的油印刊物如：「抗日先鋒報」和「抗日新聞」等不易獲得，因此，回憶戰爭的创作很容易喚起讀者的共鳴。

夏霖于194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靜靜的彭亨河」，是这个時期最早崛起的一群小說家中最杰出的一篇(李曉棠語)。

其他描寫淪陷時期生活現況的小說，深受讀者注意的，包括林參天的「掙扎」，服枝阳的「犧牲者的治療」，和丘夫的中篇小說「復仇」等。

散文方面，戰後初期的散文在內容上有兩個主要的傾向：其一呈淪陷時期的生活回憶，其二是反映戰後現實社會的人生百態。

有關回憶日軍侵略新馬的散文，較早出現的是紀念殉難親友的文章，例如胡愈之的「鄧達夫的流亡和失踪」，蕭秋蔚的「哀念詩人情才」以及依賴的「鍾靈中學生殉難記」等。

万修认为沙平(胡愈之)、宋千金(李潤潮)、光明(沈思明)這三位作者，代表了這時期三種散文樣式的一定成就。沙平是政治名家，宋千金是雜文能手，而光明傾向于記敘文。三人中光明寫的散文感性最強。光明於1946年寫的「報紙的故事」，親切感人。他在文中敘述一件在山村教書的經歷：由於向咖啡店隔壁的一位婦人借閱的報刊遺失了，無法交還，結果那位婦人親自上門交涉。光明以為這位山芭女人存心胡來敲竹杠。詳談之後，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位婦人一番苦心。原來婦人的兒子得罪了漢奸，判入獄一年。由於他曾說過一句話：「報紙是兄弟們流血換來的！」做母親的決定細心地替他將每一份報刊好好保存。這篇散文反映了當年許多熱血青

年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在他们心目中，新马能够摆脱侵略者的魔爪，是通过无数人牺牲了生命，无数人通过文字的力量鼓舞人心才获得的宝贵成果。#（待续·十五）

2002年10月18日（農曆壬午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鋒

掙脫桎梏後的吶喊

淺談戰後初期的馬華文學

杜边和岳野是战后初期重要的剧作者，两人的作品都側重於反映和平后新马人民的悲惨遭遇。杜边创作了「明天的太阳」、「野心家」、「宝星」、「野孩子」、「谁发疯」、「老绅士与醉苏丹」、「岳上夜曲」等话剧剧本。岳野於1947年初随中国艺术歌舞剧社南来，返回新马演出，逗留两年，创作了两个多幕剧：「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反映光复以后新马下层社会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苦况。中国艺术歌舞剧社(中艺)从1947年9月开始，从新加坡至檳城演出309场，历时13个月，观众12餘万人，为新马华文戏剧艺术事业培养不少人才。

方修认为「战后初期(1945至1948年)马华文艺批评工作的成就，主要是建立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指导理论，纠正了「侨民文艺」的创作偏向。由於问题牵涉广泛，当时曾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论争。促成这场论点的三个因素是：

- 本地独立运动热潮高涨，对本地作者反映现实有了更迫切的要求。

- 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同样要求马华文工作者声援。

- 散居于新马的中国作者，大量描写中国题材，并流露出大汉族文主义作风，加强侨民意识，与强调本地独特性格的创作形成对立。

1948年3月，星华文艺协会发表了一个报告，主要论点是：凡是写中国现实的，都归入中国文艺。反之，反映马华现实的，则称为「马华文艺」。

李锐宗认为，这论争的结果，确定了马华文艺的路向和马来亚意识，大多数写作者同意，马华文艺应反应本土的社会生活，并且擺脫侨民文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

1948年6月，紧急状态时期开始，一般文艺刊物，有的停刊，有的降低水平，改变性质，黄色文化泛滥，创作入低潮，马华文学进入冬眠状况。

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韩丽的中篇小说「七洲洋上」和白华的「头家哲学」。#（待续·十六）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第五期

雨后欣荣的绿草

淺談50年代的马华文学

马华文学经过了为期五年(1948至1953年)的冬眠状态之后,终于从沉痾中渐渐苏醒。由青年学生界掀起的反黄运动,为马华文学带来了历时三年的感况。

魏伯耀在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中指出:“1953年年底,一位16岁的女学生庄玉珍被歹徒强奸后杀,引起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强烈要求经办凶手,杜绝犯罪根源。马华文艺工作者及时作出积极的反应,肩负起扫荡黄色文艺的重任。”

当年,许多文艺刊物,如新加坡的「耕耘」、「人间」、「学文」、「荒地」、「生活文丛」,檳城的「学报」、「沙漠风」,南洋商报的「文风」和星洲日报的「文艺」,都纷纷发表反对黄色文艺,提倡健康文艺的文章。反黄运动深获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沉重打击黄色文化,同时为健康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李锦宗在马华文学纵谈中指出:在50年代,不但有多种综合性刊物出版,文学刊物也纷纷问世。第一份出现的文艺刊物是姚紫编的「文艺行列」,创刊于1950年,常见的作者姚紫,鲁白野、杨守默、白琳、连士刊和胡秀。

1953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是「小说月报」。

1954年创刊的文艺刊物包括「野草」、「文艺报」和「心声」。重要作者是赖北岸、王岛、苗秀和韦星等。

1955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是「蕉风」、「文艺报副刊」、「生活文丛」和「文坛生活」。常见的作者李过、原上草、林文枚等。

1956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是「汇流」。

1957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是「艺文」(南洋大学文艺研究会出版)。

1958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有:「萌芽」、「蜜蜂」、「马来亚丛报」等。常见的作者是马阳、白秋燕、周梨、田流、曾舜等。

1959年创刊的文艺刊物是「长堤」。此外,综合性刊物如「火炬」、「蚂蚁」和「行动周刊」也发表文艺作品。#(待续·十七)



雨后欣荣的绿草

浅谈50年代的马华文学

50年代新马华文中小学生的读书与写作风气盛极一时。华文中学出版的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檳城耀灵中学出版的「学报」和「谈渡风」、吉打州亚罗士打华侨中学「现称吉华」出版的「华中报」、马六甲培风中学出版的「新苗」、麻坡中华中学出版的「嫩芽」、启智夜学的「学苑」和「碧海」、巴生兴华中学出版的「兴文」等，皆深受当年学生的喜爱。

马汉在「文学困象」书中指出：五十年代有两种刊物启发了当年的青少年接触文艺，并且成为创作不辍的文学之作者。这两种刊物，除了上述的校园刊物之外，就是少儿刊物，如「马来亚少年」、「世界儿童刊物」、「世界少年」以及「学生周报」。

当年开始写作、至今未辍笔的有：马汉(孙振衍)、陈应德、吴岸、陈雪凤(陈志庸)、吴天才、黄枝庄(黄祖麟)、张寒(张弓)和何乃健等。

孟沙在「马华小说沿革纵谈」一文中认为，五十年代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年代里，文学创作极为可观，单单小说集，就多达10种，其中马来半岛(包括檳城)的作品占30部左右，其余80多部皆由新加坡作者创作。

50年代的马华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来自一些崛起於40年代的作家，如苗秀、李牧琳、韦肇、絮絮、方北方、胡问渠、姚紫、原上草。

韦肇在50年代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乌港港上黄昏」和「都门抄」。吉影分析韦肇的作品时强调：读者可以感知到浓厚的马来亚气味。韦肇喜欢运用长句和叠字，以加强小说的气氛，他也喜欢用诗笔描写景物和渲染环境气氛，然而这些描写有时过于冗长而成为多馀的枝蔓，喧宾夺主。

方北方的中篇「娘惹与峇峇」，於1956年出版伍良之著的「方北方作品赏析」书中指出：「娘惹与峇峇」是旧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实反映了娘惹与峇峇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林峇峇，是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产物。他好逸恶劳，穷途末路时，尊严人格丧失殆尽，含蓄显示了许多在殖民地主义者统治下的人民，没有自觉的毅力，一生随波逐流，没有方向感。林峇峇的孩子林细峇，接受中华文化的陶冶，与华族主流接合，人生观与上一代截然不同，他积极的生活态度为自己带来新生。

50年代在小说领域崛起的作者群中，强烈流露出马来亚意识的作者是：马、阳、魏翦、云里风、征雁、坚石、陀铃、马汉、梦平、年红、梁园、张寒、黄文二、山芭仔等。(待续·十八) 2002年10月21日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第五卷

雨后欣荣的绿草

浅谈50年代的马华文学

散文方面，吾影杨守助创作了不少哲理散文。他谈全读书、写作、生活、艺术、友情与爱情等课题时，文字绵密缜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下是吾影的散文，「谈宁静」的一段：

「这个宇宙是一个动的宇宙，一切都非动不可。静不是事物的状态。这个社会，这个地球，一旦静了就会死灭。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静，连在那像是「古井水」的人的心里面也没有。静原本是不自然的现象，像死是不自然的现象一样。」

苗芒写多属抒情散文。以今在评析苗芒著的散文集「坚守」时说，认为：这些作品「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声，有劳动人民的控诉与抗争，有年轻一代联动的图影。」

在「祖国」这篇散文中，苗芒倾吐出当时星马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呼声。

「我们要独立自主呀！什么苦我们都尝过了，什么灾难我们也都承担过。恶虎毒蛇猛兽是我们驱赶，荒山森林是我们开发，桥梁公路是我们自己造的呵，城市乡村也是我们的物产，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做不来？我们现在要的是独立，要的是自由！」

其他出色的散文集包括以今的「椰林短曲」，冰梅的「99哲学」，陈凡的「闷雷集」与王蕊的「路上」等。

陈应德在「马华诗歌发展简述」一文中指出：1954年以后，马来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新加坡，因为工运，学运的影响，间接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陈应德将50年代的

诗人分为三大类：

·战前之开始发表作品的诗人，如刘思，繁繁，鲁彬，温梓川，白鹤，陈白影等。

·战后南来的诗人，如力国，李汝琳，黄显，陈容子，常夫等。



·开始创作
的年轻诗人。如周
麟、杜红、吴岸、坚石、
锺祺等。#（待续·十九）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第五卷

雨后欣荣的绿草

浅谈50年代的马华文学

周麟、坚石认为从美学观点来看，50年代最优秀的诗人是威北华和周麟。

威北华的诗深受象征主义影响，结构新颖，意境朦胧，有些句子流于晦涩。

周麟於1953年出版诗集「孩子之梦」时，尚在新加坡中学求学。诗集出版后，周麟一夜之间成为星马最著名的诗人。1958年，他再接再厉，出版诗集「青春」，1959年这本诗集再版。以下这首短诗「俘得魔话」，可以代表周麟当年的风格：

我像一只被孩子捉来当灯火的萤
飞去，总飞不出这透明的世界

镇日里找听厌了寂寞的虫声
看厌了莲花和蜻蜓们成舞蹈

就是笼子里的金丝雀
也要在饱餐后诅咒水和谷粒了

只要眼前还有路
我愿意向大海游去

与周麟齐名的另一位诗人杜红，当年也是一名学生。他的诗集「五月」，於1953年出版，刚好配合新加坡的学生运动，因此反应非常热烈。

以下是杜红的诗「高加索山的罪恶」中的两节。
「普洛米修斯，呵，宙斯！人间有火在！这就是你的失败！/把最后的暴力施在我身上吧！我的手可以死！但我有一颗不死的心！
这痛苦虽然难受/那人间点点的火光/已够叫我被啄食的肝脏/在一夜裡痊愈……」

望火者普洛米修斯，可以说是50年代许多知识青年追求理想和真理的缩影。

根据李锦荣的「马华文学纵谈：1956年初，马来亚在政治上发展到接近独立的阶段时，新加坡文化协会召开响应马来亚独立运动大会，发表「全星文化界响应独立运动大会宣言」，使马华文艺在理论上正式建立了以马来亚为祖国的爱国主义观念。#（待续·二十）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第六期

掀起风向各异的气流

浅谈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马来西亚於1957年8月31日独立，新加坡也於两年后获得自治，并於1963年与沙巴、砂朥越和马来亚联邦一起组成独立统一的马来西亚。

当年，争取民族独立是最受瞩目的文学主题。在新马一带，「默迪加」响彻云霄；在婆罗洲，「砂朥越，我的祖国」是一句神圣的口号！

根据李锦宗的「马华文学纵谈」，马来西亚於1957年独立，以及新加坡於1959年自治后，并没有为马华文艺掀起高潮，主要原因与政府的漠视以及商场不景气等因素有关。

随着白主於1959年3月6日在「学生周报」发表了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之后，「蕉风」月刊也开始於60年代大量刊登现代诗。

现代文学的出现，使马华文学思潮分裂为两个流派，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由於彼此的文学观存在重大差异，结果掀起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争。

陈鹏翔在「独立后华文文学」一文中强调：马来亚独立前大部份文学活动，包括出版，都集中於新加坡。艺文人才大都住这个海港都市涌进，直至马来亚独立后，大学报馆和出版社渐往首都吉隆坡迁移之后，活动的重心才渐渐转移。

1962年，马来西亚半岛各地年青诗者在金马伦高原举行「第2届作者野宴会」，一致通过自筹创办小型文艺刊物，并推举慧适（林木海）、张力和马汉分别担任北马、中马、南马的代表，处理编辑与发行工作。

南马的「新潮」最先於1967年5月5日创刊，成员包括年红和马汉。该刊於1964年8月停刊。

中马的「荒原」於1962年5月15日创刊，成员包括张力、徐虹、游枝、芜野、张惠、鲁莽、吕昌沙等。该刊於1966年7月停刊。

北马的「海天」於1967年5月25日创刊，成员包括慧适、梁园、忧草、萧艾、雨川、游牧、冰谷、陈慧群等。「海天」於1967年6月停刊。

60年代另一份重要的刊物是「教与学月刊」，由蔡福天主编。这份刊物创刊于1960年9月，出版了超过100期，时间也超过10年。根据李锦宗的统计，这本刊物发表了约1500篇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并且举办过3次全国短篇小说比赛。（续地·二十一） 2002年10月24日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第六卷

掀起风向各异的气流

浅谈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成为一个新国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文艺深受政局与其他客观环境的影响，逐渐分道扬镳，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新加坡华文文学也因此逐渐形成。

小说创作方面，60年代初期出版了3本气魄很大的长篇小说，即赵戎的《在马来甲海峡》，韦慧的《浅滩》和留秀的《火湖》。

陈鹏翔认为，在60年代初期著名的前行代作家中，方北方是那一代作家中最多产的一位，前后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说谎世界》和《桥城12小时》。林参天在60年代里出版了两本小说：《余哀》和《热障》。原上草也出版了两本小说：《韭菜花开》和《房客》。1957年由香港南来的姚拓，也于60年代出版了两本小说：《四个结婚的故事》和《五里田之花》。

孟沙在《马华小说沿革纵横谈》中认为：60年代的青年作家中，马阳、巍萌和梁园三位表现最突出。

马阳(蒋明元)的中篇小说《沙河岸上的恋歌》于1961年出版，短短三几年内共印了六版，是60年代罕见的畅销书。这个中篇以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和歌颂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团结为基础，代表那个动荡时代青少年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梁园(黄尧高)在60年代出版了几本小说集，如《喜事》、《黄与白》、《鬼胡的故事》、《报恩》和《陌生人》。他的作品题材现实，文字奇特犀利。

巍萌(魏国芳)来自砂劳越，于6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女记者》。韦慧认为巍萌的文艺创作路线，一贯沿着批评的现实主义进行，没有随波逐流，向流行小说投降，充分表现出硬朗的性格。

温任平在《愤怒的回顾》一书中指出：马华现代小说是在60年代中叶才抬头。在新加坡，重要的作者是牧铃奴(陈瑞献)，在马来亚半岛是宋子衡。

温任平认为宋子衡是马华作家当中，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得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他善用意识流手法专捕捉小说中人物的心态，用象征技巧来「融情入景」。他的小说充满了各种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生与死的冲突，个人良知与社会规范的冲突，这些冲突成为宋子衡小说的特色。

温任平认为：60年代举足轻重的小小说家，还有张惠(张弓)、温祥英(山芭仔)、麦秀和菊凡等。(待续·二十二)

2002年10月26日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后至九十年代

第六八期

掀起风向各异的气流

浅谈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散文创作方面，陈瓊「在细雨狂魔含笑过一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70年」这篇论文里这么写：「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出现比较多的散文作家，他们的一个创作主流是农村和乡土至上感。由于其时还是文明产物不太蓬勃的时代，文人的生活有所限制，如交通不发达，生活不富裕，社会发展缓慢，物质不丰，资讯更加空白，所以作家们除了吟咏农村生活，歌颂大自然，便是浓浓的温情主义。大量的田园气息也飘落在假借水果如芒果、榴莲、红毛丹、黄梨、和橡实来抒情的文章里。」

陈瓊认为那个年代的散文，意象十分单薄，不耐咀嚼。

温任平论及60年代的现代散文时，强调鲁莽和忧草是那个年代两位优秀的散文作家。

鲁莽(陈水源)的散文辞采缤纷，捉弄丰富，动辄四五千言，可谓工程浩大。他于1963年出版的散文诗集「希望的花朵」，内收15篇文章，大多数有资格称为钜构。他写人生的感悟以及内心的悸动，颇具新现代艺术的深刻与繁富感。鲁莽的弱点是偶尔失之于芜杂。

忧草(余荣坤)感性强烈，纵姿想像，每有奇思巧句。他的散文精琢浓缩，笔触具有寻索意味与批判性。他的散文集「大树荫」，大部分是自创式与内省式的作品，字里行间对陈腐的世俗，虚伪的礼节流露深切的厌倦。他在「愤怒的人」里这样写：「在现代，我对新闻纸怀有恐惧症，处处烽烟，举目早闻直是握着一把火，冷了心的火。」温任平认为忧草不仅刷新了散文语言，同时也表现出显著的人本精神与怀疑精神，充满现代主义的特色。

60年代引人重视的散文集，还有杰伦的「园边集」，端木虹的「重亮的萤火」，慧语的「幸福门外」，温任平的「风雨飘摇的路」和洪波「轻风细雨集」等。(待续·二十三)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寒天读史

掀起风向各异的气流

浅谈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在文学创作方面，原句在「马华新诗史初稿」一书中指出：60至65年间，忧草、鲁经、年红、冰谷、萧艾、陈世能、慧适、指落、超阳等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或直接歌颂山川，或间接歌颂主题，或寄爱祖国之情于景物，或寓爱祖国之情于人物。

砂劳越诗人吴岸于1962年出版了「盾上的诗篇」。原句评介这本诗集时这样说：「吴岸作品亲切动人，主要是他很能捕捉当时青年生活的一些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在青年知识界中容易产生共鸣的力量。以下是「盾上的诗篇」中的两节：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年青的诗人，请问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
 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
 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1960年，「蕉风」随刊附赠现代诗集「美的V形」和「郊游」。1962年，乔静、秋吟和梁润成在檳城组织了「银星诗社」，出版现代诗刊与诗页，这些现代诗大部分晦涩难懂，因此引起传统写实主义诗人的排斥。

在砂劳越，现代诗于1966年出现于「中华日报」的「拓荒」版。现代诗人中较为人知的是蓝雪(刘贵德)和陈信友。

60年代到台湾受造的文艺青年，受到台湾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在台湾出版的诗集，几乎全是现代诗。这些诗集如叶曼沙的「朝圣之母」、林绿的「十二月的绝响」、毕洛的「梦季、假色马」、侯黛的「千万遍阳关」、王润华的「患病的太阳」和陈慧桦的「多角城」，皆或多或少影响了马来西亚60年代以后的现代诗风。

60年代於本地出版的诗集是：萧艾和忧草的「五月的星光下」、慧适的「牧歌」、王葛的「雨天的诗」、冰谷的「小城恋歌」、北蓝玲的「路、赶路」、孟沙的「青春献歌」、唐林的「母亲的泪」、阳上桑的「飞渡神山」和何乃健的「碎叶」等。

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本纯粹收集个人文艺批评的专著：「陈雪风文艺评论集」，於1962年出版。这是陈雪风(陈思庆、郁人)的第一本书，共收集17篇论文，其中有不少独特的创见。(待续·二十四)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渴望浓荫而植林

浅谈七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马它拿在「马华小说的历史任务」这篇论文中指出：60年代末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过后，马来西亚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严重受挫。报章副刊因为惧怕惹祸，避开了一向主张伸张社会正义的马华文艺，转而动用剪刀，转载港台作品，结果武侠与言情小说再次大行其道。」

从70年代开始，华文教育与文化发展面对四面楚歌的困境。由於官方机构强调：只有马来文学才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马华文学不受接纳为国家文学主流，只能当作「移民文学」看待。

为了坚持发展马华文艺，於1968年成立的霹雳文艺研究会与1969年成立的南马文艺研究会积极推动文赋活动。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於70年代创设学术文艺出版基金，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设立了「学术文艺统一出版基金」。马福联与雪兰莪福建会馆设立了「学术文艺出版基金」，马华文化协会举办文学奖。此外，文艺出版社也纷纷成立。出版文艺丛书。李瑞宗认为：北马的棕榈出版社、金宝的天狼星诗社，檳城的犀牛出版社、麻坡的今天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吉隆坡的野草出版社、东方文艺出版社、萌芽出版社和摸象出版社等，都曾推动文艺发力量。在砂劳越，1971年成立的星座诗社也很活跃。

1977年，砂劳越写作人协会成立。1978年，大马写作人协会终於成立，并在大会宣言中呼吁所有写作人认清所负的时代使命，团结一致，争取社会支持，筹募文艺基金，提高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水平。(待续·二十五)



何乃健

淺談馬華文學

談前至九十年代

渴望滋蔭而植林

淺談七十年代的馬華文學

王不 原頁 70年代馬華小說的發展，孟沙在「馬華小說沿革縱橫談」中認為：寫實與現代兩個流派之間的對峙局面逐漸緩和。走傳統寫實路線的年輕作者，揚棄過去的平面敘述和概念化，同時多注重人物的內心的刻劃；而現代派作者除了重視技巧，也加強作品的思想意識。

孟沙認為70年代的馬華小說，落點在多元化社會的現實題材，各階層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都有適度的反映。然而，整體而言，馬華小說仍然缺少雄放的气魄，較少人寫重大的歷史事件。

在老作家當中，仍有作品于70年代問世的，只有方北方、希曼和原上草3位。三人之中，以方北方的表現最突出。1977年，方北方完成了一部具有時代意義的長篇小說「頭家門下」。

這部26萬言的小說，以史氏家族的事業由盛而衰為主線，烘托出一個華裔大家庭的恩怨與鬥爭。史德林于战乱期間，獲得意外之財，隨後由于經營得法，成為一方巨富。然而富豪過世之後，子嗣為了爭奪遺產，兄弟鬩牆，甚至因恨害人，結果家族事業拱手讓人。孟沙認為「頭家門下」的明爭暗鬥，其實就是華人社会的縮影。

伍良之在評析「頭家門下」時強調，方北方借小說中人物的是非非非，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以人性的毁灭來換取物質的擁有和繁榮進步，在整个人生架構中是否得不偿失？

方北方另一項極為特出的成就，是于1978年9月推出「幻滅的黃昏」，八月再版「退光的早晨」(原1957年出版)和「剝那的正午」(原于1967年出版)，合稱「风云三部曲」。方北方前后共費時20年，才完成馬來西亞華文文壇第一套三部曲。

70年代较引人注意的小说集是麦秀的「再见·斑马线」、周川的「生活的历程」、雍萌的「狂风暴雨」、雍波的「崩」、年红的「夜医生」、宋子衡的「宋子衡短篇」、梦平的「不碎的海浪」、马仪的「得与失」、菊凡的「暮色中」和小黑的「黑」等。

当年留学台湾的李永平出版了「拉子妇」、高晓筠出版了「痴女阿莲」，都是70年代很出色的小说集。#（待续·二十六）



2002年10月31日（農曆壬午年九月廿六日）星期四

陈城在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时曾说：「60年代末期，我国的华文书业像凭空掉下的种子，纷纷在大地上长了芽。这时台湾的余光中、张聪凤、蒋芸、郑愁予、叶珊等凭空地来了，王尚义那本『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亦震撼了当时从文坛冒起的星儿们，散文文坛奇异地朝换代。思贤、温任平、温瑞安、赖敏文、高晓筠、方康真、梅根贞、何乃健、雍波等，在短短数年里成了一时之秀。黎蒙、迈克、江振轩、海凡、怀冰、袁寂（陈城）亦登上了散文的殿堂。此外，逸云、素素、麦枫，亦以少女情怀流露的文章加入文坛。」

陈城认为「70年代散文世界忽然立体化了，远远离开了50及60年代的椰雨和蕉风，而不容易的正是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唐林也认同马华散文的发展，深受台湾的中国文学影响而起的变化：由72年温瑞安的「龙哭千里」至何启良。於73年出版的「这种眼神」，把马华散文推向新的天地，创出另一种形式与内容的散文。

李瑞宗在「马华文学纵谈中」指出：7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质和量都很可观，可以说是散文丰收的年代。在抒情散文方面，特出的计有：杰伦的「瓜棚豆架」、云里风的「梦呓集」、思采的「风向」、彼岸的「英雄的花儿」、沙燕的「南泥河散曲」、梁志庆的「向阳的生命」、雍波的「深山斋简」、冰谷的「冰谷散文」、游牧的「游牧散文」、韦翠的「野马随风」、芜野的「沙滩上的黄昏」、慧语的「划向灯火」、高秀的「奔流集」、原上草的「万家灯火」、何乃健的「那年的草色」、清强的「万里星空」、海凡的「南中国海的怒涛」、麦秀的「黄昏雨」、文文的「童言、童心」、何启良的「这种眼神」及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待续·二十七）

浅谈七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浅谈马华文学



何乃健

渴望浓荫而植林

70年代的诗歌创作，最有代表性的是温任平与温瑞安兄弟组织起来的「天狼星诗社」。张永修于南洋文艺(南洋商报1996年12月6日)的温任平特辑前言中很中肯的说：「30年代，谁不曾仰望过大马文坛升起的天狼星，那一颗灿烂的星？在马华文坛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如果天狼星是个不能忽略的章节，那么文学史册也一定不会遗漏「温任平」这个名字。」

自从1973年成立，直到80年代中叶沉寂的这段期间，天狼星共有十余个分社，百余个成员，影响深广。

黄锦树在这个特辑中的论文「鼎之馀温——温任平兄弟马华文学史」里强调：「温任平，瑞安兄弟对轮马华文学史贡献有以下数点：(1)接种中国性—现代主义；(2)提倡及实践专业性的文学及文学评论；(3)组织诗社，训练文学接班人。」

黄锦树认为温氏兄弟的部分诗作和散文，都当得上是「中国性—现代主义」框架下的马华经典，也可以说是「中国性—现代的马华经典，也可以说是「中国性—现代主义」框架下建立起来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温氏兄弟以强大的活动力影响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文学青年，从天狼星，神州诗社子弟兵一直到较年轻一辈受间接影响的林幸谦、辛金顺等，在文学实践上似乎仍在继续延伸他们的「中国性—现代主义」框架下建立起来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黄锦树为中国性—现代主义所作出的定义是：以中华物质为核心价值的现代主义。在渊源上，那并非直接取资於西方，而是经由台湾的中介，因此自然的着上60至70年代台湾的政治、文化色彩。

温任平於70年代为现代文学所作的努力，确实有目共睹。在这段期间里，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即「无弦琴(1970)」，流浪是一种伤(1978)和众生的神(1979)。他主编两本现代诗选，即1974年出版的「大马诗选」和1979年出版的「天狼星诗选」。1978年，温任平出版了诗论「精致的甜」。② (持续·二十八)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渴望浓荫而植林

浅谈七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李锦宗在「马华文学纵谈」中特别指出：子凡（游川）是70年代一位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风格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洪浪在「子凡的诗路历程」一文中有精准的剖析：子凡在对生命直观凝思时，不看重对生活现象正面和直接的描述，而是从个人的实存处境出发，省察和分析时代与社会给予他的压力，他大量采用象征手法，依靠联想作用，因此子凡的诗比那些平铺直叙的作品耐读。子凡于70年代出版了3本诗集：「鞋子」、「呕吐」和「回音」。

70年代另一位值得表扬的现代派先行诗人是张生因（张景云）。1977年人间出版社出版的「言筌集」，收集了诗人由1958至1977年间创作的49首诗。张生因26岁时曾经这么写：

我用生命写诗
写爱、写忏悔、写怀念
写恨与愤懑
写忧郁与哀伤
中夜从睡里醒转
惊悟我所写的
全是死亡、死亡、死亡

张生因以诗为生命作副批与脚注，这些诗作体现了生命的无常和无奈。

除了上述的诗人和作品，李锦宗在「马华文学纵谈」中指出，70年代较出色的诗集是：李有成的「鸟及其他」、唐林的「东岸西岸」、梅淑真的「梅诗集」、克风的「笑的早晨」、艾文的「艾文诗」、陆云（苏清强）的「云絮朵朵」黎一思的黎一思诗选、端木虹的「山雀的早晨」、何启良的「剑骨」、萧艾、忧草的「当一颗心在跳」、张树林的「易水萧萧」、蓝启元的「橡胶树的话」和何乃健的「流萤纷飞」。

在砂朥越，出色的诗集包括田恩的「赤道放歌」、鲁钝的「沙漠之歌」、谢永就的「悲喜剧」和方秉达的「耻外」。

在台湾出版的马华诗集包括：杨敏文的「杨敏文诗集」、陈慧桦的「云想与山茶」、殷建波「激流」、王润华的「内外集」、方敏真的「峨眉赋」和温瑞安「山河录」等。

以上的诗集，几乎超过一半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更证了现代诗在70年代蓬勃的发展。

在文学评论方面，甄供在「阅读了春风词笔」文中指出：自从1976年「是诗？非诗」的论争过后，文学评论似乎式微了。虽然在70年代期间报刊仍然发表了一些书评与作家评介的文章，除了少数质量不俗之外，大部分皆乏善可陈。

在戏剧方面，叶晋庭於1970年出版的「乔迁之喜」；戏龙编，陈洛汉作曲，於1971年推出的歌剧「倪丽莹」都很出色。（待续·二十九）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前言

风雨飘摇中我歌且谣

浅谈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2002年11月5日

80年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代。雅波在「一颗星、在陨落」里很形像地描绘了马华文学的窘境：

「自从我国独立后，马来语定为国语，马来文学就一日千里，迅速蓬勃发展，加上政府积极的鼓励及马来社会的大力支持，马来文学就像块滚动的圆木，滚到那儿，那儿就开满文字鲜花。反观马华文学，则像块西方木，踢一脚，转一下，不踢则僵硬在那儿，自生自灭的一直断断续续「奋斗」至今。」

戴小华在80年代马华文学的思潮里阐明：「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潮流所反映出的显著特点是：极端分子的言论，激发了华族忧患意识的觉醒，以致促使一个民族自觉精神的体现。」

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华社的失落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小黑的「前夕」反映了那个年代华社的混乱、彷徨和隐忧。在这篇小说里，小黑以艺术的形象思维，强烈讽刺华社中那群没有政治意识，只晓得趋炎附势，盲从愚昧的政党支持者。

在「大风起兮」里，小黑塑造了我国教育界的老师形象，也同时为母语教育课题写下了历史。陈雪风在「大风起兮及其艺术技巧」这篇论文里指出：大风起兮的内容所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小黑在暗喻与伏笔的构思，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增加引人入胜的可读性与艺术魅力。

雅波的小说：「在臀部雕龙的人」，将华社中的变色龙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剖析了华族的弊端。

孙源旺在「开麦拉」里，勾勒出艺人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执著，句子意象鲜活，内蕴饱满，布局与剪裁都恰到好处，扣人心弦。

晏放的小说多取材于砂劳越，具有独特与强烈的地方色彩。他描写的人物包括伊班族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等，构思独特。晏放写于1986年的有「碎片像顶上的月亮」和1987年的「一屏墙重重的牵牛花」。

潘雨桐是8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写于1984年的「何日君再来」，对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极为焦虑与不满，令人深思。

孟沙在「马华小说沿革纵横谈」中认为其他小说作者如：翟澄、唐琨、瘦子、宋子衡、孟沙、郑祖、雨川、文文、年红、编木虹、曾沛等，也在这时期创作不少精彩的短篇和中篇。永乐多斯指出芸亦尘(黄莺)的「渡越」(1982年)是马华女作家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值得肯定。(待续·三十)

-2002年11月6日

80年代马华小说有异於前期的一个明显特色，是微型小说的出现，并於80年代末期蔚然成风。微型小说篇幅短小，作者往往捕捉人生中某一个瞬间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来表现一个理念，成功的微型小说能於短短数百字或千个字篇幅中，负载深厚的意蕴。陈政成在80年代创作了不少趣味盎然的微型小说，其他作者包括朵拉、丁云和雅波等。

80年代的散文，根据陈蝶在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发展的论文中所作的估计，几乎接近一半的作者接受过大学教育。陈蝶因而认为：「80年代的马华散文，甚至可以称之为大专散文。多位年轻作者的表现不俗，凡夜(陈全兴)的医学眼光文学手段，林三龙的佛心与文心相輔，傅承得的正统文学系理路，霍素莱的潇洒文风，梁放的不羁前迹，黄耀的归国后愁绪，李国七的四海扬威等，都使人对新生代散文带着期待。」

潘碧华在「80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里，明确地指出：80年代的华社，充满朝夜黯然的情绪，作为社会缩影的大专院校，华裔学生不免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处於风起云涌的时代，在他们的散文中，他们站在关心民族处境和国家命运的立场，他们不但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也具备感性的文学素养，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林幸谦在「大地无告」中这样写：「一条河流在大桥底下的乱石间奔腾，向着雨雾和野处处号咷，以荒凉的精神，唱起山林的暮曲，在野岩乱木间觅一条出山的方向，便毫不犹豫地往南中国海的方向前进；这一去，恐怕永远都不能回返大陆了。」林幸谦以河水隐喻早期南来的中国人，作者借回家乡的路程所见的大好山河，来烘托出大马华人对土地的热爱。

霍素莱的「沉吟至今」，是一篇忧患情绪最浓烈的佳作。作者在散文中的第一个句子：「他们问我：Aren't you a Chinese?」，文中的一个小段：「我回以淡淡的微笑，陌生的辞句已变成熟悉：I am a Malaysian!」这三个英文短句，将一位华裔大学生在英国海德公园观看一群热血沸腾的中国学生哀号他们土地母亲的苦难时，内心错综复杂的感受。

其他优秀的校园散文包括：邱美珠的「让烟和火传承下去」，许育华的「抹屎一路的血泪」，庄松华的「风雨之路」，陈仲铭的「魔的延伸」，何书忠的「登山感怀」，祝家华的「忧忧绿水」，霍碧华的「传火人」，林潘拱的「一次欢愉的经验」，和陈湘琳的「有一种声音」等。(待续·三十一)



何乃健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风雨飘摇中我歌且谣

浅谈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80年代另一个特色，是大马华文报章开拓许多专栏，以供特定的作者定期发表作品。这些每篇介於三百到一千字左右的文章，多以作者的杂感与生活小节为主。根据陈慧的统计，单单是1984年，就有至少93位作者撰写专栏，证明了80年代的散文创作，开始出现了从求质转向求量的趋向。

80年代的动荡、困惑和沉郁，也鲜明地投影於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大马诗人的作品中。最好的例子是游川的青云亭。

傅承将于1988年出版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是一册政治抒情诗集。这本诗集中，第一辑「赶在风雨之前」与第二辑「一场雨，在心中下着」，里面多首诗歌，都是那个面临危机的年代里，一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累积於内心深处的犹疑、愤怒、失望、担忧、恐惧的真实记录。

为了方便读者产生共鸣，傅承将以明朗和浅白的诗句抒怀。陈慧祥评析这本诗集时，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浅显、气干河山的诗，毕竟有其局限性，热烈的情绪毕竟有其冷却的一日。」陈慧祥认为像「岁暮风景第三节的诗句：「自从那一场风暴后/这块土地沙哑了声音只有一叶虫蛙的枯黄/飘落时轻轻的叹息。」」富含蓄而不失讽喻。」

其他诗人如辛吟松(辛金顺)、叶明、小曼、唐联、方昂、温任平、陈雪风、孟沙、谢川成、江振轩、田恩、梦羔子、碧澄、陈强华、陈韶安、何乃健等的作品，都或显或隐地流露出80年代的华族内心世界。

砂朥越诗人吴岸在80年代重新出发出了三本诗集：「达邦树礼赞」、「旅者」和「我何曾睡着」。陈月桂在「吴岸的哲理诗」一文中强调：「吴岸熟练地运用了法国与德国现代主义象征派诗人所偏爱的『所有格式语的隐喻，很成功地以马来西亚读者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具体形像来表达抽象的人生哲理。』」

文学评论方面，温任平主编的「愤怒的回顾」、谢川成的「现代诗诠释」、孟沙的「马华文学杂碎」和吴岸的「到生活中寻找缪斯」等是80年代受人注目的作品。

戏剧方面，戴小华的「沙城」及时捕捉了1986年震撼全国人心的合作社风暴，为

80年代华社经济浩劫留下历史的见证。

史料整理方面，李国亲着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这10年内的出版状况，与重要的文学活动，值得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参考。(待续·三十二)

2002年11月8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完整篇

期盼璀璨的花季

浅谈九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经过了80年代后期的凄风苦雨，马来西亚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终于作出了积极的改变。2020 宏愿网纲提出之后，国家经济随着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而欣欣向荣，政治气候也因为各族协力吹散沉郁的阴霾，而出现了晴朗的万里晴空。随着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乡村居民纷纷涌往城镇。然而，繁荣的发展也酝酿了许多新的问题，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在日新月异 的90年代里，敏感的心灵都感觉到：当人类的欲望不断的扩张，人类的良知也不断地缩小。马华文学受到了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冲击，也浮现了与过去的年代迥然不同的风貌。

马相武在「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一文中指出：「马华作家以小说的方式，认识或表达对于马来西亚社会历史，尤其是华人社会历史的看法，在90年代达到新的高度。」马相武认为小黑的「白水黑山」这部中篇小说，具有高度的历史感，气势恢宏。小说中的历史跨度起于三、四十年代抗日斗争，止于八、九十年代的家庭生活。其反思和批判的依据，是半个世纪里华人社会的运动史实，以及作者的价值判断。在这篇小说中，小黑贬斥了那种非凡人物不断修正理想目标的政治态度。他刻划了一些机智过人的英雄，如何虚构自己的理想，赢取千万群众跟随，叱咤风云，然而最终因为错误的行为而被人唾弃。小黑感叹人类的斗争中，牺牲的永远是无辜的百姓，而小人物永远有被动的悲哀。小黑这篇小说是马华文学反思历史的重要成果。

方北方于1991年出版了「花飘果坠」之后，终于完成了以大马为背景，以大马问题为思考重心的「马来亚三部曲」。这个三部曲中，「树大根深」(1985年)描写华人早年在这块热带沃土披荆斩棘，反映了华族对国家繁荣所作的贡献。「枝荣叶茂」又名「头家门下」(1980年)表现了华人经济的成长与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花

飘果坠」又名「五百万人五百万条心」(1991年)重点是规划华社分离南析的前因后果。陈慧群在「独立后华文文学」一文中认为这是一部气魄宏伟的华人于大马的开拓史诗，在华族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和风暴中，万北方曼凸显的是其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

潘雨桐于运用暗示、象征等手法，结合古典诗词的意境，展示复杂的人性和矛盾的心态。他

在90年代创作的小说，如「咀嚼死亡」(1992年)和「那个住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替叔」(1992年)，情节安排缜密，文字老练流畅。陈贤茂在「潘雨桐小说与古典诗词意境」这篇论文更盛赞他的小说：「潘雨桐在小说创作中，尽力避免平铺直叙，一览无遗，而把含蓄美与朦胧美作为他的艺术追求，努力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待续·三十三)

2002年11月9日 (農曆壬午年十月初五) 星期六

期盼璀璨的花季

商晓筠收入于南洋文艺1993年小说年选的「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以连绵不断的热带雨季为背景，刻划出华人中下层社会家中一家三代的爱情和情仇。陈政真在这本年选的序文中强调：「商晓筠的这篇小说，即使摆在台湾和大陆，都是难能的杰作。从语言上说，商晓筠的汉语已不止流畅，而是俨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陈政真在序里认为：「从严格的定义上说，黄锦树的「乌暗眼」不能算是小说。但作者却在这一段返乡记中，表现了小说叙述的强烈的可能性与令人注目的才华。作者的汉语已不止通畅达情，而是卓然形成了自己的汉语叙事风格。说「火美」了，不免失之诗的夸大，但也说明了作者对语言和意象格外的敏锐。」

陈政真指出：「乌暗眼」和商晓筠的「南隆·老树」，使大马的作品鲜明地与台、港、大陆之文学区别出来。这是从「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向着「马来西亚文学中的华语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黎紫书被公认为商晓筠之后，马华文坛上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黎紫书两度荣获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连续三届蝉联花踪文学奖中的短篇小说首奖。在90年代里，黎紫书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天国之门」和「微型黎紫书」。姚拓在第四届「花踪」文学奖，

的决赛中称：「黎紫书的小说「推开阁楼之窗」，词句优美，故事动人。在马来西亚，这一类小说是不多见的。」黎紫书在「把她写进小说里」，借用一个男作家的口吻豪气说道：「我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写一个平凡女人的故事会令我永世不得翻身。」黎紫书的才华光芒四射，还不到四十岁文学成就已非常令人注目，她的文学生命确实未可限量。

其他小说作家如：韦曼、孟沙、碧澄、梁敏、雅波、陈政欣、西川、戴小华、年红、梦平、柏一、许友彬、李亿萱、李天保、张永修、殷修、朵拉、庄松华、马汉、丁云等，都在90年代写过洋溢新时代气息的作品。

纵观90年代的马华散文创作，陈蝶在「闲看荆草暮歌台」这篇论文里写道：「始自1997年，我国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风，拉开了人民自由访华的禁门，一时间华裔国民包括作家们都争相冲出国门涌往大江南北。他们拜访祖居，看望家系亲人的同时，把积压于胸中数十年的怀故之情尽情倾泻在神州的山颠水涯。」因此，马华散文在90年代初期充满了写景抒情，托物咏怀的中国情结。姚拓、郑良树、赖瑞和、丘梅、爱莲、情凌、朵拉、张木欽、翠园、戴小华、年红、田恩、马汉、柏一、唐彭、锺锡金等，都在他们的散文中反映了中国的山光水色，流露出若即若离的远亲情怀。# (待续·三十四)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完结篇

浅谈九十年代的马华文学 期盼璀璨的花季

陈耀雄发现活跃於 90 年代

马华文坛的散文作者群中，年轻而又很有才情的，几乎清一色是大专生。这群把文字酿成琉璃片，把思维酿成香坠儿的年轻人（陈耀雄语），包括留台的林华谦、辛吟松、鍾怡雯、许裕全、陈大为、胡兴荣、廖黎、刘国豪、林惠洲、黄锦树和林金城等。邱国、庄莉、黎紫书与本国大专的谢家荣、杨锦扬、潘碧华、林春美、程可欣、孙彦庄、李国七、吴曼慈、郭莲花、黄灵燕等也有优秀的表现。

陈耀雄也认为在 90 年代里，不少的专栏作者，写出了流露文雅和规律的散文体，这些作者包括梅淑贞、慎凌、永乐多斯、许友彬和小黑等。在专栏栏子的发稿时间和字数规定的局限之下，他们的作品也很自然地走向了通俗化。同类型的随笔式散文作者还有宋扬波、野蔓子、雁白、游枝、詹瑞兰、苏丽娟、叶宁、牛忠、夏枯草。在专栏中流露宗教情怀的作者是何谨、苏清强、朵拉、黄子、屈珉与何乃健等。

将大自然的生态以知性与感性交融的文字描绘，也是 90 年代马华散文的一个特色。田恩在「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这篇论文中指出：「关心社会、关心民瘼一向是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马华文学作者中有触及环保题材的，也大都禀承自一种社会忧患意识与人道悲悯。」

潘雨桐的「大地浮梦，以明畅的文字，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真切地写进了神秘的热带雨林的山水中。这篇散文的表层，架构了一位电锯工人在雨林中操作时发生意外的场景；文章的内层，则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当人类不断地对大自然予取予求，破坏我们和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一旦生态失衡后无法复原，那么天灾就是大自然对不懂得感恩惜福的人类，愤怒的呐喊与反扑。潘雨桐这类文章，很可能成为马华散文的经典之作。」（《持续》，三十五）

2002 年 11 月 11 日

马来西亚 千秋事业社于1999年出版了千秋自然书系，内容涵盖马来西亚的自然景物，环保生态和山野故事等，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创举。也是尊重自然生态这个崇高理念的实践。傅承得在「出版缘起：阅读马来西亚」一文中强调：「朱海波的『马来半岛山径经典』，『陈兰芝的自然对话』，『高玉梅的绿色笔记』，田思与何乃健合著的马华环保文学『含泪为大地抚伤』，为您打开了第一扇窗口，同时也告诉本地中文『新闻读时代』的来临。」

张光达在1998年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的论文：「试论90年代前期马华诗歌风貌」，对这个时期的诗作进行了详尽的检讨。

90年代的马华诗坛，前行代诗人仍然持续发表诗作的不多，作品风大致上沿袭50、60年代以降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其中最有代表性且能坚持创作的首推吴岸。张兴达认为他是马华诗坛中少数能够提出一己观念，「现实主义文学」的诗人，也是前行代诗人中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也是前行代诗人中，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吴岸在90年代出版了《樱桃赋》(1997年)和《吴岸诗选》(1996年)。



另一位砂撈越诗人田思(陈立周)在90年代出版了诗集《给我一片天空》(1995年)，朱立立「论马华诗人田思及其诗作」时，认为田思是马华文坛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田思的作品闪烁着人格的光辉和蕴含着人文精神。

70年代接受现代主义洗礼的诗人，除90年代仍然创作的有温任平、艾文、沙河、方原、游川、黄远雄、傅承得、陈强华、陈绍安、沙离、张永修、李永辉等。张光达认为方原是80年代跨越90年代重要诗人，方原也是马华诗坛上诗产最为丰富的诗人之一。基本上他的诗风是写实的，然而由于方原的写实语言中融合了现代派的多种技巧，使方原诗作的素质获得提升，并且有突破的构思。

张光达指出：80年代末期，马华诗坛出现一些崭新的诗观念，如都市视野、科幻视域、电脑语言、后现代文明、环保课题、全球化现象、后殖民论述、文明冲突与整合、消费文学、本土/边缘意识、多元种族的多元化观念等。这些观念引导90年代的马华诗方向，有更多姿多彩的表现和大胆的尝试。已取得令人满意成就的年轻诗人计有林碧霞、陈大为、夏绍华、林幸谦、林金城、马盛辉、吴龙川、吕育周、林惠洲、邱邱构、许裕全、黎素书、赵少杰、张惠思、苏群华、杨嘉仁、王寿、秋山、王植志、张玮彬、林婉欣、周若翥和游以顺、张光达等。(待续，三十六)

期
盼

璀
灿
的

花
季



何乃健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第九期

期盼璀璨的花季

淺談九十年代的馬華文學

文學評論方面，陳雪風出版了「關於文學的思考」(1995年)和「走下去就是道路」(1998年)兩本文藝評論集。吳岸出版了「馬華文學的再出發」(1991年)和「20年代馬華文學展望」(1993年)。黃錦樹出版了「馬華文學：內在中国·語言與文學史」(1996年)、「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年)其他評論集計有：

陳應德的「吾愛吾多·吾愛吾士」(1993年)、年紅的「兒童文學40年」(2000年)、伍良之的「方北方作品賞析」(1998年)、馬夫之的「新馬作家論」(1992年)、「馬華文學路向」(1994年)和「作家與作品研究」(1996年)、何乃健的「荷塘中的蓮瓣」(1993年)等。

史料方面，李錫宗在90年代出版了「馬華文學縱談(1994年)」、「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7年)和「隱落的文星」(1999年)。馬崙(夢平、邱名崙)於1991年出版了「新馬文壇人物扫描」之后，於2002年出版了「新馬華文作者風采」，共收錄了從1875年至2000年2948位新馬華文作者的簡介，被公認為研究新馬文壇重要的參考材料。

由80年代開始，馬華文學逐步擺脫意識形態的羈絆，從對抗走向交流。寫實與現代這兩個針鋒相對的文學觀，於90年代期間，已由互相對立進展為交匯切磋，相容與互輔共存。過去一再強調為人生而藝術的作者，很多已深切的體悟到：教條式的文以載道，很難喚起共鳴。同樣的，過去不斷強調為藝術而藝術的作者，也逐漸了解，文學創作如果只有技巧與形式而缺乏豐富的思想內涵，那麼绚丽的辭藻所呈現出來的，只不过是嘩眾取寵的雕虫小技而已。

馬華文學經過了80餘年的迂回曲折，崎嶇不平的發展道路，已逐漸枝繁葉茂，近年來新人輩出，在國內外頻頻得獎，馬華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壇上也深受注目。

每個人熱愛馬華文學的人士，都熱烈期盼一個更璀璨的花季會在新的世紀里，為我們帶來更多愉悅與歡欣！(待續·三十七)



淺談馬華文學

戰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第十卷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 的兩個論題

——淺析經典缺席與斷奶論

90年代，馬華文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兩個論爭是「經典缺席」與「斷奶論」。

馬華年輕作者潘家榮，在90年代初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開庭審訊」，报导日本「東南亞史學會」于研討論文「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的产生与发展」時，以狂妄的態度，肆意否定馬華文學，認為馬來西亞華人以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根本不能冠以「馬來西亞」四個字，因此，有關論文應將題目改寫為「在馬來西亞产生与发展的中国文學」。

潘家榮的「開庭審訊」在馬華文壇引起廣泛的回响。當時在台灣念書的黃錦樹借題發揮，認為「归根結底」，還是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的問題。這是馬華文壇／馬華文學史的悲哀，似乎所有馬華作家都帶著拓荒的形象，然而也僅僅是「拓荒」而已。沒有世界性的作品，在世界文壇就沒有發言權。區域傳統也就沒有形成的條件。現有的「馬華文藝獨特性」，充其實只是一個空集(中)，其內容是非常粗糙的技術產品。「粗糙」本身並沒有什麼「獨特性」可言。」

陳雪風於1992年7月13日以夏梅的筆名，在南洋文藝版發表「潘家榮、黃錦樹和馬華文學」這篇文章，以作回應。陳雪風認為馬華文學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即使馬華文學還沒有經典作品，那也不能就此否定馬華的存在。馬華只有數十年的歷史，如果還未產生經典之作，並不能因此而感到悲哀。馬華作家都帶著拓荒的形象，亦無須因此而感到痛心疾首。陳雪風強調：黃錦樹未曾對馬華文學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和研究，便一口斷定這些作品是非常粗糙的技術產品，論調未免狂妄。(待续·三十八)



何乃健

淺談馬華文學

改前至九十年代

第十章：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 的兩個論題

——淺析經典缺席與新鄉論

陳雪風曾針對陳雪風的評論作出反駁，他在「對文學的外行與對歷史的無知」里反駁說：馬華文學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個論點，「只不過是某個社群共享的意識型態所支撐的一個『幻覺』，一個集体的虚构。」他接著強調：「馬華的存在的坎坷、地位的卑微，既遭到國際文壇的冷落，復遭到國家的拒絕，更遭到華裔社會自身的輕視——此三者根本無視於它的存在，當然也否認了它『客觀存在』的正当性。」

關於「馬華作家都帶着拓荒者的形象」這個論點，黃錦樹認為：如果前代的拓荒者「拓」得不够，結果產生「循環拓荒」的現象，那麼「文學經驗沒有累積、傳承，每一代都須從頭開始。每一代的寫作者，都還是站在起點上。」

至於馬華作品相制濫造這個論點，黃錦樹的見解是：「大部份既有的文學成品都不吸引人，甚至頗為粗糙。題材一律是本地的政治社會新舊聞，大家耳熟能詳的；表現手法，語言都太直接，艺术品加工也嫌欠缺。如此平凡的書寫，只要一拿起筆，大家都「平等」了。」

陳雪風隨後再以「批駁黃錦樹的謬論」一文回復，認為「我們『存在』，別人看不起；我們自救——承認自己，肯定自己，無視自己，這樣的情緒結，與其所體現的精神，有何不好？」

陳雪風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馬華文學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曾經粗糙過，而在每個歷史時期內可能有『寫得烂』的重复現象。但大体上來觀察，可以肯定，她是在發展中，逐漸地由粗糙朝向完美與精致發展。」

至於馬華文學是否「經典缺席」，或許，何乃健在「遠隔距離看峰峦」這篇小品文中的見解，可供讀者參考：

「在散文創作熾爛輝煌的中國文學里，從先秦至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中出現的散文佳構，多如繁星，然而真正成為經典之作的散文，仍然如長河兩岸的奇峰，并非隨處可見。馬華文學數十年的發展，只匯流成一條潺潺的溪澗，因此，在這個時候爭議是否有經典之作出現，似乎言之过早。經典之作是巍峨的峰岭，必須遠隔一段距離，才能够呈現磅礴的風貌。」（持續·三十九）



■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第十章：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 的两个论题

——浅析经典缺席与断奶论

至于「断奶论」的提出，最先出现于1997年11月28日由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在吉隆坡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柏阳在研讨会中主讲「华文学的独立」时认为：马华文学创作必须本土化，才能走出移民文学中怀念母国的伤感和悲愤世界。

柏阳指出，马华文学必须与母体「断奶」，才能强大，并且具有本身的独立性和特别性，以及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主题。

柏阳语重心长的阐释：「海外的华人，就像嫁出去的女儿，母国纵使再爱你们，也不希望你们回到这里，所以你们必须淡忘，并且必须落地生根，爱自己生养的土地。」

留台总会紧接着又于12月1日于马华大厦主办一项讲座会，讲题为「代沟与典律」，一方面为马华文学未来方向作探讨，一方面为先前的国际研讨会作一个圆满的总结。

当晚的3位主讲者是中国的苏卫红，台湾叶李瑞腾，以及马来西亚留台的黄锦树。在讨论期间，中国学者江枫发表他对马华文学应否「断奶」的看法。江枫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古的历史，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或马华文学，仍然采用中文「同样奶水」创作，作者可以吸取各地奶水营养，只要文学表现了真善美，不必太在意奶水的问题。

黄锦树表示异议，他强调马华文学一定要断奶，要独立，并且努力摆脱中国文学的阴影。(待续·四十)

在1998年3月发表。由胡金伦作的专访「马华文学需不能断奶？」可以说在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高潮。

参与这场「一题两家言」的两位文艺评论家，是大马旅美学者林建国与本国密探报人陈雪风。

林建国认为「不可断奶论」里有大中华「我」族中心论，「本来强烈的民族自尊在大马华社和华教艰难的政治处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事，可是民族主义热过头便是玩命。」林建国以强烈的措辞来表达他对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今天马华文学在学理上被一些中国学者篡改，并且「拿马华文学来作他们民族主义的意淫」，「连带也就把马华文学的具体存在用大中国主义轻轻擦掉。」

林建国强调反奴役、反改编、反大漠沙文主义，他重申「我们必须能对中国说不」，「就像能对任何教条说不，创作起来才有自主的人格。」他的结论是：「我们除了断奶别无选择。」

陈雪风的见解恰恰与林建国相反。他说：「其实台湾是最早提出断奶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现在有人提出马华文学要断奶，意思是主张马华文学必须和中国文学割断关系划清界线。」

陈雪风感到疑惑：现在马华文学不断要和其他地方的华文文学交流，走出国界，得到海外的肯定，那么为何单单只对中国文学切断关系？他强调「如果我们把其他东西方文学当作学习对象，又为何要放弃已经和马华文学拥有历史、血缘和文化关系的中国文学呢？」

陈雪风的见解，一般上获得中年以上的马华文学工作者的认同，何乃健的短诗「脐带」中的一节，或许可以代表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依赖：

四十年前我已经断了奶
然而在我身上，不，是心上
还牵着一根倔强的脐带
那胎盘还溢满嫣红的热血
紧贴着滋养我的子宫壁
那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
怀过三皇五帝，以及
灵魂照亮二十四史的胎！
#（待续·四十一）

第十一章

飘洋过海的缤纷色彩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中的方言与外来词语

马来西亚是一个接近赤道的东南亚国家。根据中国的古籍，中国人航渡南洋，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汉书」的「地理志」中提到的都元国，学者许云樵认为就是马来半岛东海岸丁加奴州的龙运。「梁书」的诸夷传记载，六世纪时马来半岛南端的顿逊国是当年的贸易中心，不少中国商人来往顿逊国进行买卖。唐、宋、元、明清朝代曾曾水师出征南海诸国，明朝郑和曾经率领大队宝船访问过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由于水道通畅，海行无阻，於是闽、粤沿海人民，群趋为商贩，出洋经商或移居南洋。闽南人有句俗语：「三代成客」，所谓客者(BABA)与「娘惹」(NYONYA)就是早期华人与马来半岛的土著妇女通婚生下男、女后裔。客客最突出文化特征是客客社会的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由马来语结合了很多闽南话借用语而形成。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马来半岛开发锡矿，种植橡胶，需要大量劳工来进行这些艰辛的工作。当年华南一带由于清政府腐败腐败，国家经济萎缩，民生艰困，因此许多生活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冒险从闽粤两地前往马来半岛充当廉价劳工。此外，也有不少年轻力壮的中国人，被拐骗或强掳上「猪仔船」，运载到南洋由西方霸权控制的殖民地去进行苦力贸易。

大规模赤手空拳来到南洋谋生的契约劳工，于约满恢复自由身之后，克勤克俭，储蓄资金来谋求发展。经过多年胼手胝足，刻苦耐劳地兴家创业，他们终于建立了坚固的经济基础。华人是重视教育的民族，他们除了安份守己营生之外，也急公好义，创办学校让子弟们有机会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自从马来亚最早的现代华校，也就是中华学校于1904年创立于檳城之后，马来半岛各大城市与乡镇纷纷创办华校。

华文教育的欣欣向荣，带动了其他文化活动。根据杨松年博士对战前新加坡与马来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至1924年，出现於马来亚的报刊约14种，出现於新加坡的约24种，这些报刊的文艺副刊，形成了马华文学的温床。*

(待续·四十二)

第十一章

飄洋過海的繽紛色彩

淺談馬華文學

建前至九十年代



何乃健

——淺談馬華文學中的方言與外來詞語

馬華文學是以漢文作為表達工具，

反映這個由馬來亞結合了婆羅洲的砂勞越與沙巴，形成馬來西亞的社會生活與精神心態的文學。馬華文學是受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與启发而產生，由於馬來西亞第一代的華人原本是來自中國的移民，

這些移民作家的作品都濃著濃郁的僑民意識，因此許多研究文學史的學者認為馬華文學早期是中國新文學的支源。然而，隨著馬來亞於 1957 年脫離英殖民政府的統治，成為獨立的國家，也隨著許多華人成為馬來西亞公民後，馬華文學沿著本土化的軌跡獨立發展，形成了與中國文學有明顯差異的個性特徵。細談馬華文學作品，常常可以發現華語在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會中的衍變。新加坡作家趙戎先生，於 1979 年編著了「新馬華文文藝詞典」，這部由新加坡華文中小學教師會與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詞典，分書名、人名、語詞，和其他四大部份，共 5500 餘條目，其中語詞方面，是趙戎從兩百多本著作摘錄而成，約 22700 餘條。這些由閩粵方言、英語、馬來語和華語經過交融的普通語，反映了華人在這個民族與文化大熔爐中生活的風貌。

由於馬來西亞的怡保市與首都吉隆坡一帶廣東話流行，文學作品中的對話有時會出現不少廣東俗語，如小說「風雨三條石」里的對話。

「丟 XX，你老豆騙你？我話俾你聽，你老豆從不講實話騙人的！」

這段話中，丟 XX 是罵人的廣東粗話，「老豆」是指父親，而「俾」是「給予」的意思，因此「話俾你」即告訴你。

其他常在對話中出現的廣東詞語如：丟架(丟臉)，有啗(懷孕)，沙塵(新歡)，折騰(磨磨)，豆皮(麻臉)，鬆手瓜(較量武力)等，亦常在日常會話與文學作品中被引用。！# (持續·四十三)

第十一章

飘洋过海的缤纷色彩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政前至九十年代

——浅谈马华文学中的方言与外来词语

马来西亚的檳城与北方的吉打州以福建人为主，反映这些地区华人生活的小说，偶尔会出现闽南俗语。小说「旧地」中有一段对话：

「既然你们老哥俩不肯收容你，你还是回到咱们那估佬间去吧。」

闽南俗语称医院为「老哥厝」，称苦力或劳工为「估佬」，而「估佬间」即工人宿舍。

其他流行用语包括：「坡底」(市区)，冲海(海路)，行色(巡逻芭场)，交关(交易)，怪 X(惹事生非)，淘沙(调戏女性，广东俗语称为「索俏」)。

英国人统治马来亚时，英文是官方语文，马来西亚学校也把英文列为重要学科之一，因此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於言谈间掺杂一些英文常用词语。小说「说谎世界」里有一段叙述：

「屠叔公看完牛寮石出山的盛况回到马必后，不停地摇头叹息。」

文中的「马必」，即英语 OFFICE 的译音，意指办公室。

其他译自英文的词语包括：甲必丹(CAPTAIN 领袖)，公班门(GOVERNMENT，政府)，罗里(LORRY，货车)，依吉(ACRE，英亩)，孟加拉(BENGAL)，英文原意是孟加拉人。新马华人以这个词语泛指包裹头巾的锡克族司闸或守门人)。

在马华文学作品中出现闽南方言与译自英文，马来文的句子，有人认为能够加强作品的真实感，有人却认为这种口语化是汉语作者已经「失语」。黄锦树著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这本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就认为这种书写方式不免陷口生硬，矫揉造作。

我认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方言与外来词语的应用，只要恰到好处，并且遵守汉语结构的规范，正如许多源自印度的佛教词语，不但没有「污染」了汉文，反而令汉文更多采多姿！※(待续·四十四)

第十三章 处处童心处处香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儿童文学

年红在「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里指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虽然发轫於1919年，但是儿童文学并没有随着马华文学的发展步伐逐渐成长。由於独立前本国的华文文学具有浓厚的侨民文学色彩，中小学的教材几乎全部取自中国，儿童读物也主要来自中国和香港。

方修认为马华儿童文学最早出现的年代约在1920年。他把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和乳婴的「姐弟俩」和「新衣服」为战前较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

年红根据马华文学的史料，肯定1924年创刊的「儿童世界」最早的马华儿童文学期刊。这本刊物提倡儿童文学创作，专刊寓言、童话、歌谣等。

30年代初期，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全面禁止中国书刊输入新马，香港出版商于是取代中国出版儿童读物。当年深受儿童喜爱的刊物包括「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儿童乐园」等。

60年代期间，香港和台湾的儿童书刊大量涌入新马。当年本地儿童读物完全无法与外来的读物竞争。年红认为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是：

- 本地印刷业不发达，印刷费高昂，产品不精美。
- 印刷量少，印刷费与售价偏高。
- 儿童文学的作者水平不高，作品不够生动，无法吸引小读者。

60年代本地的儿童文学创作，只有黄锦的「寓言集」和曹莽的寓言集「画像」等而已。

1969年南马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於研究会的一些成员如马汉、梁志庆、高秀、梦平和蔡淡等都对儿童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主席与年红的领导下，积极推广马华儿童文学。#（待续-四十五）

第十一卷

处处童心处处香



何万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后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儿童文学

70年代起，儿童刊物开始出现生机。生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儿童报」周刊，由年红担任主编，经常在这份刊物写稿的有梁志庆、方理、曾祖庆、张发等。

70年代出版的儿童刊物还包括「知识周报」、「小读者」、「好学生」、「好少年」等。此外，新山泰来出版社也出版了「泰来少年丛书」，一共十册，包括寓言集、民间故事、人物故事、儿童小说与童诗集。作者是年红(曾师)、马崙(梦平)与梁志庆。

年红认为80年代是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的萌芽期，因为自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已能较有系统地出版，同时创作水平已有显著的提升。马汉的「漫游马来亚」与「作文并不难」、年红的「小卡车」、爱薇的「小羊的黎明」、雅汶的「闪亮的一群」、陈孟(流芳)的「让我们一起飞翔」、方理的「美丽的彩虹」、艾斯的「外号」、万紫的「到乡村去」、梁志庆的「彩虹桥」、曾澄的「日功务是个好地方」和柯尔的「醉猫不见了」等，大部份皆富有地方色彩，很受小读者欢迎。

80年代出版的「少年周刊」、「青苗」、「中学生」和「玉壶丛刊」等少儿刊物，在推动本地儿童文学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90年代里，由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筹划，马汉主编的大厦丛书「世界华文少儿文学系列」，是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界的一件盛事，这套丛书按文学体裁分「小说卷」(共14本)、「童话故事卷」(共8本)、「童诗散文卷」(共8本)，总计达30本之多。丛书的作者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香港。来自马来西亚的作者是：马汉、年红、华山、艾斯、爱薇、朵拉、梦平、草风、曾澄、方理、傲雪、陈方、万梦和舒颖。^①(特稿·四十六)

第十三章

处处童心处处香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浅南星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儿童文学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

会由1989至1998年，一连主办了五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比赛」，也激发了许多很有潜能的作者，积极参与及儿童文学的创作事业。留台联总将第一至第四届的入选作品出版了一本精选集「七彩世界」，收集了洪金春(庄观)的「枫树青青」，蔡秀贞的「麻蜜汤」，庄松华的「时间飞船」，洪金春的「难忘假日」，雷健聪的「田埂上的小野马」，蔡秀贞的「七彩世界」，蔡泥真的「小草不再低头」，张依祥的「小小梦不见了」，黄姚玉的「我们的巨无霸」，陈淑华的「我也有一片晴空」，杨世康的「小彬彬的成长日记」和李宝瑜的「蓝鼻国的故事」。

年红在评论儿童文学时强调儿童文学必须重视「三性」、「三化」和「三美」的发展。「三性」指的是趣味性、真实性和民族性；「三化」指的是「现代化」、本地化和健康化；而「三美」则是指形象美、意境美和含蓄美。总的来说，优秀的马华儿童文学作品具有上述的优点。例如若梦写的「我也有一片晴空」，小说中的主角志浩为了帮助一位小同学闪避摩多单车，左脚的趾骨遭到严重的辗伤，只好暂时用拐杖行走。有一天，志浩到小山丘散步时，不料脚下踏着的一块泥石突然松脱，脚下的拐杖因此滑落草坡下，落在位画家身后七八尺之处。由於画家没能以援手，志浩只好拨开荆草，忍着往下滑去找寻拐杖。志浩趋近画家身旁看画时，才知道这位刚获得海外深造奖的画家许深，在一次工作意外中受了重伤，右脚被辗掉，失去了原有的工作之后，只好改行画画，并且还画出一个春天。画家说的话：「凡事要靠自己，不可依赖别人」和「心有晴空就能画晴空」，激励了志浩，并且完全明白画家没有帮他拾起拐杖，是要志浩学习如何自立，以及「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的道理。这篇小说对儿童的心理作了细致的描写，布局严谨，主题鲜明，深合教育意义，能激励少年儿童向上、向善的精神。(待续·四十七)

第十二卷

处处童心处处香



何乃健

浅谈马华儿童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儿童文学

童诗的艺术魅力来自童趣。草风写「麻雀们的研究时」，让自己的心灵融入儿童纯真的世界里，与儿童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来凝视新奇的宇宙万物，扩大思维的空间，以丰富的想像力去探索一群田里啾啾的小麻雀心中的疑问：

麻雀们站在远处
不敢飞近
田中站着的稻草人
带着警惕的眼光
它们吱吱喳喳地
研究着：
稻草人单脚就能站立一整天
假如在偷吃稻米时
万一被他发现了
突然拔腿追过来
究竟能不能飞走得比他快？
这首童诗浅显易懂然而并不浅薄

乏味，无论是从主题或意境的角度来欣赏，都称得上是一首隽永的短诗。

天真无邪的儿童，若能获得激励、鼓舞和启发，文字即播於幼小心灵中种籽，萌芽扎根后将焕发出向上和向善的精神。梁志庆编着的麻坡中华基督学校儿童散文选集「小小的心」和「萤火小灯笼」，里面大部份儿童们自己写的短文，都有真情实感，清纯可爱。念小六的方仕茵同学在「小小的心」里，叙述一位阿全小朋友，因为成绩比以前进步，兴高采烈向父母报告，却不获父亲嘉奖，以为他只偏爱成绩优异的妹妹，心里感到很委屈和难过。过了不久，当阿全无精打采地放学回家时，喜获父亲奖赏的礼物，不禁热泪盈眶。小小的心因为既严肃又慈祥的父亲给予与的鼓励而万分激动。小作者以对此手法，将阿全内心的感受生动地刻画出来，细腻感人。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在过去数十年后，曾经过艰难历程，也曾面临困境。迈入新世纪之后，一些已经萌芽的幼苗，在园丁的细心栽培后，已开始结出花蕾。(待续·四十八)

第十三章

凝眸大自然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故前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环保文学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和思想中最大的特色，无过於「天人合」的观念。」周策纵认为「天人合」的意义是：「人只是宇宙万类之一，不在万类之外，人是天的一部分，天也是人的一部分。」中国人，虽然有「人定胜天」和「力可回天」的看法，但这种思想在中国并不占势力。

邵陵早在「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书中指出：在西方人眼里，大自然只是科学与体育的对象，本身没有生命与灵魂；然而，在中国人眼中，大自然是文学与绘画的对象，大自然本身处处展现生命的脉搏与律动。

自从工业革命以机械取代人力来从事各种民生物质的生产后，人类利用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来满足物欲的需求，然而，在生产过程中，人类也直接或间接制造了庞然的垃圾来污染大气、水域和土壤。

在金钱挂帅下的现实世界里，人类凭藉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将地球资源据为己有，并且狂妄地自以为能够完全掌控大自然。人类的胆大妄为令地球遍体鳞伤，百病丛生。有一位生态学家说过：「如果没有发生核子战争，那么，能够造成人类灭亡的灾祸，很可能是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失衡。」

文学工作者觉察到浪费资源、制造污染、剥削地球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行，因此尝试，以文学潜移默化力量，将人类从迷梦中唤醒，希望能够及时釜底抽薪。

田恩在「环保意识」文学必须讲究感性与文字的亲和力，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要达到这个要求，除了拥有深厚的学识与文学修养，还需要具备思想上的三大支柱，即科学认知、宗教情怀和人文精神。」

田恩进一步阐释：环保意识必须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对症下药，找出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因素与防护之法，并且知行合一，不可人云亦云。他认为宗教情怀，使人认真思索生命的意义与萌生良善悲悯之情。此外，以人文精神来看环保问题，处之以众生的长远利益为依归，才有可能突破小我的局限，流露大我的襟怀，与大自然融和而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

田思也指出：近十年来所出现的马华文学作品，涉及环保题材的，在数量上以散文和报告文学最多，诗歌其次，而小说中带有环保意识，寥寥无几。原因是环保危机往往与社会上的功利主义，特别是政府与大财团在推行发展计划时，大量开发土地和资源有密切关系。由於牵涉到政策与利益问题，有时环保甚至成了一个敏感的课题，不便公开触及或批评。」（待续·四十九）

马华散文作者笔下最常揭露的环保课题，是功利主义对环境的破坏。

2002年11月28日

潘雨桐在「东谷纪事」这篇散文里，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反映了森林开发后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谁闻到了农药的气息？」

「野鹿问天，天默默无言。」

.....

工程处已在执行任务，巨型的推土机和开山机正轰轰的在操作，冲天而上的黑烟随风飘忽，板岩溪很快就会被切断和改道，奔流喧闹的溪水遽然终止。习惯了来此饮水的野鹿和鼠类必会惊讶不解，暴露光裸的溪床是如此的干瘦脆弱。而山雀，再也不能对着哗哗的溪水飞扑过去了。」

在另一篇散文「大地浮雕」里，潘雨桐以明畅的文字，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真切地融入了热带雨林神秘的山水中。这篇散文中对热带风暴的私人描写，栩栩如生，「垂荡的风云总在瞬间乍起，狂风挟着乌云，从苏拉堆西海上反卷而来，扑向群山，投入雨林，而后密谋、企图共策。这是一场永无终结的际会，起始尚能礼遇，在叶与叶之间喃喃私语，但终归徒劳，遂致反目成仇，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峰顶直奔而下，顺着绵延的山势，毫不吝情的狂蹙大地。」

此外，潘雨桐在文中以「凝结了的血块」，来形容赤红的树脂，以烙印是大地的新伤，雨来时亦伤流着黑水，在风雨中哭泣」。来描述被雷伐与焚烧的雨林，感人至深。

从90年代初开始，许多新闻作者为了响应保育环境的号召，积极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环保意识，报章中的绿色报导也逐漸普遍起来。

高玉梅在「绿色笔记」中谈山、谈水、谈动物生态，谈全球暖化现象，文字简朴流畅，观察准确深入，分析条理明，内涵丰富饱满。她的作品令人深思，例如在「永远的清流」这篇报导文学的佳作中，就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河流，是一个最佳的休闲地点，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献礼。可惜的是，愈接近人类文明的河流，越容易面对被污染的下场。水利灌溉局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还这些污染河流一个清静的面目。目前，我们在全国116条河流设有监察站，并且与社区居民合作推动了一项「河流领养计划」，让人们直接参与保护河流的运动。现在已有53间中小学，分别在30条河流进行周期性的污染监测工作。」（待续·五十）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环保文学

2002年11月29日

1997年文是诗人内心感情自然的流露。已故名诗人闻达曾经说：大自然的怀抱里，绝大部份是醉心的爱人，他们只知道大自然美丽、动人，然而他们从来不肯用心凝视大自然的一颦一笑。不过，大自然也有一些细心的恋人，长期以满腔热情向大自然奉献自己的灵魂。田恩就是一位勇于赤子之

诚，向大自然坦率袒露心灵的诗人。在「给我一片天空」，这首诗里，田恩以乳白，上尉蓝，金黄和紫色来形容天空，以及象征生命中四个风采各异的成长过程。诗中最传神的是第四节：

给我一片天空

一片成熟的紫色天空

另让酸雨淋湿了我的梦

别让烟雾遮蔽了我的真说

别叫我内心天然的热带雨林

让住给一棵已冷漠的洋灰钢筋

我把睿智沏成一壶龙井

我把智慧梳成一排根柳

找平和的心曲通过一管牧笛

悠悠地回荡在晚风夕照里

田恩目睹人类的文明迈入科技高度发展的阶段(成熟的紫色天空)之后，内心反而被贪、瞋、痴完全弥漫。田恩在这首诗里作出了呼吸：别让毫无节制的发展，将人类的心灵腐蚀。

另一位砂朥越诗人万川的「鱼」，将鱼拟人化，并且藉鱼在混浊的河水中挣扎的苦况，形象地刻划出生计受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的老百姓，内心的困惑与无奈。

关于河流污染

我并没抗议什么

这伟大的课题

只有伟大的人类始能解决。

浮出水面

不断的张合着无舌的嘴

我，不是示威

是透气#(待续·五十一)



■何乃锋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浅介马华环保文学

马华小说，在表达环保课题时，一般上是以曲折的手法，寓环保意识于小说情节中。丁云的「雨林之魔」，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砂劳越号称东南亚最大水电工程的峇贡水坝，在经济风暴冲击下停锁的事件，编织成一篇充满神奇色彩的小说。这篇小说开头就将水坝面对面的巨幅呈现出来：「巴国水坝的工程突然停锁下来」。停锁的原因是一棵神树。丁云借水坝的首席工程师的话来描述这棵奇树。

「每铲掘机的头手要推倒它，可是一开到树前，掘机就死了火，修理好掘机，再推，再死火。司机不敢再写，换了人，掘机再开动，司机就突然中了暑，要送入医院，再换司机，刚坐上掘机驾驶室，突然中署般手脚痠麻，口吐白沫，发出怪叫。」这些怪事令工地人心惶惶，没有人敢前去推倒那棵神树。

承建水坝的财团总裁，不相信这棵树有魔力，亲自驾掘机去铲除这棵怪树。他在向前推进时，忽然树不见了，雨林不见了，他的佛尾入另一个时空，看见不可思议的异象。总裁昏迷三天后才醒过来。他马上召开董事会议，并决定退出这个水坝的发展计划。

总裁数年之后旧地重游，蓦然惊见「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柱子、石墩，看到完成一半的水坝，铁枝撑行的指向天空……但葛藤、野草、杂树，寄生青苔，生长迅速，像是一瞬间，已吞噬、淹没，包围了那些水泥柱子、石墩、半截围墙。热带雨林躁动的生命力，正狂笑着夺得最后的胜利！慢慢吞没这现代工程的遗迹。」

他惊愣住了，这……这不就是他昏迷前看到的景象吗？」

田思在分析这篇小说时，认为这个故事可以这样解读：某些垄断性的财团，自以为财雄势大，以破坏生态环境，建造庞大工程来牟利。然而，他们的经济势力却经不起国际性金融风暴的一击就一蹶不振；而破坏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却是自然界一场无比惨重的报应。在历史长河中，一切文明建设都有崩塌的时候，只有生命力强韧的大自然，才是最后的赢家。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环保迫切需要多方面同心协力的合作。除了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来保护环境，通过教育来推行心灵环保也实在刻不容缓。马华文学中的环保作品若能以恩赐出的思想上的三大支柱为指南，贯彻中国哲学中尊天敬地与天人合一的理念，鼓励人们舍弃与大自然抗衡的思想，剔除妄自尊大的心态，回归大自然的本源世界，肯定能为绿的本源世界，肯定能为绿化国土做出积极的贡献。*（待续·五十二）

完結篇：

焕发异彩的星光

——浅介马华现代主义文学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故前星九十年代

现代主义是西方与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和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是西方社会的通病。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人的精神发展受到挤压，心境凄惶，人格变异。这些非理性世界的呈现，成为现代主义在形式表现方面的重要特点。

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上半期诸多具有反传统特微的文学流派的总称。19世纪后期，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开了现代主义文学先河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和垮掉的一代等纷纷出现，刻意求新，百家争鸣。

徐耀玉和边国恩等编的「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本书里认为：现代主义的基本文艺观点是表现而非反映论，因此，主观性和内向性是这种文学最重要的标志。」

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微如下：

·象征：即“用知觉来表现思想，并且赋予观念以感情的外在。”

·意识流手法：特别注重描写和展现人内心活动的潜意识，采用内心独白，将直觉与幻觉、记忆与印象、现实与梦境、理智与错乱揉合为一。

·荒诞性：即在艺术实践中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描写荒谬的故事、塑造怪异形像，以荒诞不经的形式来表现怪诞的内容。

·反传统：即反对传统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内在结构中处处是现多层次、高度含蓄、暗示性强烈、意象跳动性大，因此给读者留下无穷的遐想和参与创作的无限空间。

黄锦树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这本书里指出：60年代的政治威权与美国版现代主义在台湾盛行，在文学上为中国性、现代性及现代主义的结合，制造了良好的机会。从1860年代以降，大马到台湾的留学生，在那个时代与那氛围的影响下，接受了现代主义的熏陶。他们返回到大马之后，积极引进现代文学。#（待续·五十三）

【特别报道】

焕发异彩的星光

——浅介马华现代主义文学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温任平在「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这篇论文中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大约崛起于1959年。那年3月6日，白森在《学生周报》137期发表了第一首现代诗「麻静立」。关于这首诗的历史地位，最少有两位现代诗人，即又文和周煥曾在书信中表示了同样的看

法，认为这首诗是马华现代文学的开端。」

温任平也认为白森的诗，其意念或灵感可能源自当时台湾的现代诗。因为白森在五十年代留学台湾念历史系，并且肯定现代文学是马华文学发展中必然跨入的阶段。

《蕉风月刊》于59与60年间开始发表数量相当的现代诗，并于60年8月号开辟了「新诗讨论专刊」，一连数期，供诗作者和评论者发表对诗歌创作的意见。白森在1964年开始在「现代诗国话」的系列论文中为现代诗建立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文学的声势日益浩大，来自其他文学流派的抗衡也变得更为强烈。由於现代文学的拥护者认为，写实主义已经盘踞马华文坛数十年，其相植的文学表现形式已不能满足作者的内在要求，空泛的口号，皮相的描绘，使到勇于创新作者感到厌烦。写实主义的支持者也作出猛烈的回击，将现代文学斥为异端，崇洋、晦涩难懂、颓废消沉。陈雪风於1967年5月14日在《蕉风文艺副刊「晨钟」》发表的论文：「论现代诗及其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陈雪风在文章里激越的提出他的看法：

「所谓现代文艺，如果是指现代诗，它是来过了。首先是某刊物走私进来，以后是正式由留学生带回来，同时在北京的孤岛出版了「假屋」。……」

马华的现代诗人高呼：是苏杭的时候，并且像煞有其事地宣布了许多写作者的死刑，因为他们「它以霸道」；因为，再不然，就是「流着鼻涕，全身赤裸的野孩子打着新现实主义的旗帜满街摇……」

「由于现代诗的文字晦涩，意象零碎乱杂，极难理解，一般读者在困惑的时候，可能不自觉会为谎言蒙骗，以为真的「现代诗是艺术的精华」。……」（待续·五十四）

【完結篇】

焕发异彩的星光

浅介马华现代主义文学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有关 60、70年代写实主义作者与现代主义作者的对峙和论争，温任平在「愤怒回顾」这本书里作出明确的解释：

「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并无对立，多次笔战中，说理的成份少，逞意气成份多。现代主义之被误以为是「非写实主义」，显然受到这些论战的拖累。」

温任平重申，现代主义着重写实，它非但重视外在的实况，更重视内在的心理实况。温任平认为，无论文学是生命的透露或生命的批评，都必须把握住人的整体才能做到真正的透露，或批评。若单单把握外在的现象，是无法观察到人生的真相。

1980年，温任平尝试将过去21年的马华现代文学发展，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探索时期(1959至1964年)：20来岁的年轻作者从西洋文学与台湾现代文学取得借镜。

(二)奠基时期(1965至1969年)：1965年周唤在学生周报特辟「诗之页」，1967年完颜福在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大量刊载现代文学作品，栽培现代文学新人。

(三)成形时期(1970至1974年)：蕉风月刊大力译介西洋文学，刊登港台现代文学作品，并努力培养本地新人，渐渐取代港台作家，促进马华文学「现代化」与马来西亚化。

(四)怀疑时期(1975至70年代末)：现代文学作者开始自我怀疑现代文学有太过看重文字效果的经营，而忽略内容主题之弊。

在怀疑时期里，现代诗人叶啸指责现代诗内容空洞贫弱，他也批评现代文学过于重视艺术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思想性。叶啸的批评掀起一场历时8个月的论战。温任平客观地认为：这场论争引起一定的警惕作用，因为「战鼓在自己的阵营里敲响」。叶啸之后，另一位现代诗人何荣良也撰文非议马华现代诗缺乏「时空性」，与马华社会脱节。何荣良的「自我怀疑」激起许多诗人对当时现代文学存在的弊病作出全面反思。#
(待续·五十五)

【文壇】

焕发异彩的星光

浅谈马华现代主义文学



■何乃健

浅谈马华文学

战前至九十年代

温任平认为从80年开始，马华现代文学进入了「自觉时期」。回顾过去，温任平撰写现代文学要走了20年才走上「自觉」的正道，耗费的时间实在颇为惊人。正当马华现代文学的作者进行自觉反省的当儿，许多马华现实主义的作者也于90年代作出同样的自觉及反思。这些作者虽然反对玄弄玄虚，在象牙塔内喃喃梦呓的作品，但也同时发觉语言平铺直述，文学粗糙糙浅陋，叙述模式形成公式化和概念化，字裏行间充满了标语和口号的作品，无法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些自觉性强的作者开始加强作品中的意象、修辞、形象思维和其他创作技巧。

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吴岸(丘立威)，在他的诗观裏有一段话，可以说是许多现实主义作者的心声：

「我不断地在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艺术表达形式的矛盾困惑中，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中，寻找诗人的方位。」

9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坛上，由针锋相对走向交汇切磋，殊途同归之后，文坛已变得平静祥和。在「马华七家诗选中」，代表现实主义的吴岸在诗观中强调：「每首诗都要求是艺术完美的创造，它必须给人一种如同杂技表演者，在高叠的椅子上空达到平衡的惊险的美感。」同样的，代表现代主义的温任平也强调：「诗不是分析，不是说明，不是教训，而是感染。诗一旦流于概念化，诗与诗人便一起完蛋。这正像一个舞跳坏了，舞与舞者都拿零分。」

在新的年代里，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许多作者都曾普遍认为：内容与技巧的完美结合，素材与创造的和谐配合，才会唤起共鸣的美感，提升读者的心灵。# (完)



与您共同建设知书识礼
的书香社会王昌波敬赠

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红不是无情物



昌波題



马华文史（3）

浅谈马华文学

---何乃健

整理：雅波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8 月 9 日